

國學小叢書

八股文小史

盧前著





著者 盧前  
編者 王雲五

國學  
小叢書

八股文小史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38708)

國學小叢書  
八股文小史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貳角貳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盧 前

主編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

# 弁言

始余謁義甯陳伯嚴先生，歸安朱古微先生於海上。兩先生自言少時治舉業，嘗揣摩先太史石壽山房制藝，以爲咸同大家無有逾於此者也。因問余亦嘗致力此道否？余慚悚無以對。余生於光緒乙巳，時科舉久停，策論已廢，無論八股文矣。惟在家塾，業師嘗授以破承之法，以爲戲，顧仍茫然於謀篇也。民國十八年，與吾師長洲吳瞿安先生都講光華大學，寢食相共，師每於酒闌，爲話瑣闡舊事，亦曾教余以作法，偶拈數語呈政於先生，聊供謔笑之資而已。先生故工於制義者，而詩古文之名，且往往爲詞曲所掩，况此道耶？雖然，八股文有五百餘年之歷史，在文學史上自應占有相當之地位；治文學史者，固不能以一時之好惡而竟抹殺之也。昨歲余來暨南，承乏講席，任明清文學一學程，以傳奇與八股文爲明代文體上兩大創作，既別作戲曲史，復草此七章。八股文經三四十一年之摧殘，在今日已有文獻不足之歎，是篇聊述大凡，不能詳盡也。近日士夫，漸稍稍注視於此道，知他日必有一部完

備之八股文史。然則，茲編其嚆矢耳。民國二十二年，十月，盧前書於暨南大學。

# 目次

第一章	帖括經義之變體	一
第二章	八股文章之結構	九
第三章	正嘉以前之演進	二〇
第四章	隆萬以後之作風	四〇
第五章	清初八股名作家	六三
第六章	八股文體之就衰	八二
第七章	關於八股之文獻	九五

# 八股文小史

## 第一章 帖括經義之變體

八股文，一作八比文，或四書文，或曰制藝。稱之爲時文者，與古文對待言也。考其淵源，有謂出於唐之帖括，有謂出於宋之經義，或云創自王安石，或云昉乎張才叔。要之，爲帖括經義之變體，若具體之八股文，則始於明成化之世。諸家緒論，可考覽焉。

侯康曰：『四書文今謂之帖括，帖括二字始於唐。唐制明經，進士二科。以劉思立奏皆帖經，進士以詩賦取，故但帖一大經及爾雅。明經義取則於九經之中，隨所習而帖之。此外兼帖孝經、論語，其時大學中庸雜在禮記中，孟子亦雜在諸子中，未尊爲經，故但帖論語。尊孟子，自楊綰始。綰於寶應二年上疏言明經但記帖括，請於所習經取大義，聽諸家之學，每問經十條，對策三道，以孝經、論語、孟子兼

爲一經；議卒不行。然是時帖經之法，祇令全寫注疏，無詞意發明；與今舉業絕不類。宋仁宗嘉祐二年，增設明經，試法多如唐制，問義亦及論語。」

鄭灝若曰：「四書之文，原于經義，創自荆公。荆公因神宗篤意經學，請興建學校，蘇軾非之。他日又言：學者專意經術，庶幾可以復古。于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後改論語、孟子義各三道。元祐四年，罷試律義，專立經義，詩賦兩科。皆各試語孟義二道。此則四書文所由昉也。第史只言論孟命題，不及大學、中庸。有之，當在南渡以後。」宋史選舉志：朱子常爲私議，欲罷詩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諸經以子午卯酉四科試之。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一道。議雖未上，天下誦之。」元太宗時，耶律楚材請用儒術選士，從之。」元史選舉志：九年，詔命朮忽魯、劉中以論及經義，詞賦分三科，考試諸路。」仁宗皇慶二年，中書省臣奏科舉事，專立德行明經之科，乃不詔及條目頒行，出題亦用四子書。」元史選舉志：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註。其義理精明，文辭典雅者，爲中選。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復以

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後至元統，稍有更益，而其大要，俱仍舊制。」

梁傑曰：『天下之事，惟無所爲而爲者，乃可以不朽。宋王介甫作新法，當時之人，岌岌不可以終日，而爲四書文開其先。乃更數世，歷六七百年而不廢，其所撰諸經新義，列之學官，用之取士，天下靡然皆王氏之學，其力亦鉅矣。南渡禁革，遂罕有過而問者，而四書之文緣之而起，學者舍此幾似無書可讀，創之者非邪？因之者是邪？習之積者不移，利所在者偏重，其初本論體之小變，特專以四書語命題，其源蓋出於唐之帖經墨義，北宋以前，大學中庸尙在禮記。唐試經義未立，孟子而以禮記爲大經。治諸經者，皆兼孝經論語，亦有以書語爲論題者，如顏子不貳過論，皆其濫觴也。至代言口氣，八股對仗，雖備於前明，其實南宋楊誠齋汪六安諸人已爲之椎輪，至文文山則居然具體，而文山之文存于世者，或疑贗作，蓋不可得而辨也。』

周以清曰：『制義之興始半山。半山之文體有二：其謹嚴峭勁，附題詮釋，則時文之祖也。其震蕩排奐，獨抒己見，則古文之遺也。宗古文者，流爲周歸，終於金陳。宗時文者，流爲王錢，終於楊艾。四書之文，臨川剏之，而卽始于嘉祐之朝者也。』

劉熙載於所著藝概之卷六經義概云：『宋文鑑載張才叔自靖人自獻於先王一篇，隱然以經義爲古文之一體，似乎自亂其例。然宋以前，已有韓昌黎省試顏子不貳過論，可知當經義未著爲令之時，此等原可命爲古文也。』

黃人文學史明人制藝章，敘制藝之創始，有云：『考論制藝，本應漸自前明，然自俞桐川長城有百二十名家之選，託始於北宋諸公，則不得竟置大輅椎輪於不問。俞桐川謂制義創自王安石，方望溪則謂制義昉於吳才叔（前案：吳應是張字之誤。）皆北宋人也。今考吳才叔自靖人自獻於先王一篇，見呂東萊所編宋文鑑，而俞桐川所錄王荆公文數篇，則不知所據何本。蓋荆公初立制義，原與論體相仿，不過以經言命題，令天下之文體出於正，且爲法較嚴耳。然當時對仗不必整，證喻不必廢；侵下文不必忌；至後人踵事增華，文愈工而體愈降，法愈密而理愈疏。而俞氏又以禁侵下文爲是，工對仗廢證喻爲非，強生分別，則未見其確也。夫連上犯下，不過科舉格式，不能不遵。試問聖賢立言之初，何嘗有此界限乎？至文之有對仗，則本陰陽奇偶之理，不能偏廢。無論漢晉以來，文人無不講此。卽四書五經中，對偶之句，層見疊出，時代愈近，則其詞愈妍，其勢使然，豈得專繩之制義。且如王荆公浴

乎沂題文中，有「牛山隕淚，朝邑回車」語。楊誠齋至于治國家題文中，有「日轉棠陰，風清榆塞」語。當時初體，又何嘗不工於對仗乎？若文之用證喻，則亦周秦以前卽有之。但既嚴格律，自不能不稍擇雅馴，必如王荊公作知者動仁者靜題文云：「譬有二賈，一則既富；一則知富之術而未富」等語，則豈得謂之與題義相比附哉！」又引四勿齋隨筆云：「俞桐川所錄百二十名家，於有宋存七家：一爲王半山安石，一爲蘇穎濱轍，皆在嘉祐朝。一爲楊誠齋萬里，在紹興朝。一爲陸象山九淵，在乾道朝。一爲陳君舉傅良，在淳熙朝。一爲汪六安立信，一爲文文山天祥，皆在淳祐朝。大約亦就所見而甄錄之。卽如朱良矩所錄張才叔、姚孝甯、吳師孟、張孝四家文，凡十餘篇，俞錄皆未之及，而俞錄所存七家之文，又不言所出何書。故紀文達、陶頗疑之。於編纂四庫全書總目中，微露其意；然學者自爲論文起見，但取其初體具在，足資考論，固不必別事深求也。」

前案：宋人經義之絕似後來八股文者，亦自有其例。如陳止齋保民而王題文中，有一節云：「論成湯之王者，不觀於萬邦咸懷之日；而觀於子惠窮困之初。論文王之王者，不觀於三分有二之時；而觀於不侮鰥寡之始。」

文文山事君能致其身題文中有一節云：

『不爲不忘溝壑之志士，則爲不忘喪元之勇夫；不爲殺身成仁之仁人，則爲舍身取義之義士。』  
文體變遷之跡，於焉可見；述八股文而推源於經義，亦疏通知遠之義也。顧八股文爲學所賤已久，科舉廢後以至於今，垂四十年，此體棄置，已無人道；惟自通識觀之，蓋不平之甚者也。造文學史者，故應還其應得之地位。往在成都，亡友雙流劉鑑泉咸炘所作四書文論，最爲知言。其通論部分，至精覈，可作八股文之價值論觀。其言曰：『制藝者，諸文之一也。亦本出於心，亦自成其體，固與諸文無異。不知其不能等觀者安在！謂其體下耶？文各有體，本無高下，高下者，分別相對之權詞耳。爲古文者斥下時文，恐亂其體可也，而時文不以是賤也。彼爲古詩者固斥下律詩；爲律詩者固斥下詞；爲詞者固斥下曲。律詩，詞，豈以是賤哉！謂其爲干祿耶？彼唐之律詩，律賦，判詞；宋之經義，論策，四六，孰非干祿之具！今論策盛傳於異代，律詩，判詞，皆編在別集；律賦且有總集；韓退之之試論在昌黎集，張才叔之經義入宋文鑑。曲劇，平話，今皆有專家考論，列於文學之林。而獨於制藝，則掩鼻過之，是得爲平乎？』  
焦里堂循時文說曰：「御寬平而有奧思，處恆庸而生危論；於諸子爲近。然諸子之說根於己，時文之意根

於題，實於六藝九流詩賦之外，別具一格。」余嘗謂學者所輕賤之技，而實爲造微之學者有三：曰，奕。曰，詞曲。曰，時文。江國霖制義叢話序曰：「制藝指事類策，談理似論，取材如賦之博，持律如詩之嚴。」二論皆非過譽。制藝之足爲知言論世之資，固同於策論齊於詩詞，其尤且足上擬諸子，遠非律詩，律賦，四六之所能及。今反謂爲不足與於立言之倫，豈爲平乎？謂不足與於立言者，莫刻於龔自珍「不自言，而代他人言」之說，其說實非也。章實齋先生葉鶴塗文集序曰：「二十年來，舉及時藝，輒鄙棄之爲不足道矣。夫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苟有得於意之所謂誠然而不爲世俗毀譽所入；則學問文章，無今無古，皆立言者所不廢也。」此論可謂明且清矣。言之有物與否，固不在於體製。子部不少剽竊之作，制詔亦有誠懇之言，策論自抒其意而鈔纂盛行，曲劇止如其事而襟抱可見；况四書文題狹而詞長，引申推擴，何非己意耶？明世此道名家論文緒言，罔不崇尚自得。王守溪鑿謂：「作文須先打掃心地潔淨。」唐荆川順之謂：「作文要真精神透露，肯說理，肯用意，必是真實舉子。」瞿昆湖景淳謂：「作文須從心苗中流出。」吳因之默謂：「著一分詞，便揜一分意。意到時，只須直寫胸臆家常話兒，儘是精光閃爍。」因之作文不看時藝，不尋講章，咀味白文，移晷始成一藝。」陶石簣望齡謂：「自

胸臆中淘寫出者爲好。」凡此諸說，如出一口。又王龍溪畿謂：「作文如寫家書，句句道實事，自有條理。」陶石簣言：「作文正如人勸事耳。敏口者能言，其甚敏者能省言而無費。」此二論尤爲精到。自漢以來，文家驚於派別格律，而忽於本質。詞華盛而論理衰，使文不能達意而遠於實用，乃爲西洋邏輯所乘。其能存論理者，獨制藝家耳。若此諸論，不可謂非名言實訓也。此豈猶可謂爲不足立言耶？涇陽憲成曰：「唐瞿之文，中行也。我之文，狂也。陳筠塘儲樊桐之文，狷也。」梁贊圖曰：「言者心之聲，古今詩文往往能自肖其人。制義則言之尤暢，如徐文長作今之矜也，忿戾文，直是自作小傳。」俞桐川長城曰：「忠臣之文多發越，孝子之文多深沈。」此皆可以知言之明證。桐川又謂：「陳白沙爲一世儒宗，吾疑其文必方整嚴肅，凜不可犯；及誦其集，乃瀟灑有度，顧盼生姿。」此自桐川之疏耳。白沙學風之異於朱派，正以瀟灑耳。文且可以見學風如此。」

是以治八股文者，不獨須諳其體製；因其內容，且可知當時之學術，非特爲文學史料已也。昔章學誠嘗欲彙輯名選佳刻，博采前輩評論故事，仿詩品文心及唐宋詩話之意，自爲一書，以存其家學，竟未能成，抑可惜也。

## 第二章 八股文章之結構

「八股文」名者，以異於他種之文體也。欲窮八股文之源流，必先陳述八股文之結構；明其格式，附以法則，從而論其歷史可也。論格式應首了解其術語，姑以最習見者言之如次：

首「破題」 以二句破開題字或題意，故名。使不將題字破開，是謂「罵題」。縱題目繁重，或數句數扇，或一章數章，總以二句渾括全題。

次「承題」 或四句，或五句，將破題之意，引申言之，俾使其曉暢。

次「起講」 亦曰「小講」，不拘十數句，或數句，要分起承轉合。亦有相反開合者，其法甚多。如反起正收，正起反收之類。老手不拘於起承轉合，以散行渾寫題意，惟須將題理，題神，渾括包舉。

次「領題」 或一二句，或四五句，從上文領到本題。如無上文則虛虛叫起本題亦可。如題目繁重，而仍有下文者，應從上文串到本題末句，或明點末句之字，或虛籠末句之義，以清題界，仍宜落到題前。

次「題比」亦曰起比，或四五句，或八九句均可。總就題前著筆，以留中後比地步，兩比字句要相同。

次「出題」比領題進一步，可將全題點出，或仍不點出，留在中比後方全出者。

次「中比」長短無定式，兩比字句要相同。或不寫正意，而仍以他義翻騰者，如是則後比應發揮正義。如在中比發揮正義者，則後比應推闡題後之義。如出題未將全題點出者，則中比下仍有出題，將題全行點出。如提比下出題已將全題點出者，則此處不用再出題矣。

次「後比」長短無定式，大約中比長則後比短，中比短則後比長。兩比之字句亦應相同。

次「束比」前六比意有未盡，再以兩比收束。字句亦要相同，宜短不宜長。此八股文之正格也，然亦多不用束比，僅作六比者。

次「落下」落到題之下文也。如題無下文者，或推闡餘波，或加以結束，無落下亦可。領題，出題，落下，多作散行，不一定用偶句。

八股文者雖以八比爲式，而亦有六比，十比，十二比，十四比，十六比，十八比，以至二十比者。比數

之多，當有先後層次，各別意義，方免疊床架屋之弊。亦有雙扇題作兩大比者，三扇題作三大比者，惟破承起講，領題落下，仍照式。如遇四扇五扇題，倘亦作四大比，五大比，便覺板滯不佳，故無四大比五大比之文，宜總做爲有力量。但文無定格，間有單句題，亦作兩大比，每比各樹一意。如兩大比，一橫說，一豎說。三大比，一說過去，一說現在，一說將來之類。

滁縣章中如先生敍清代科舉制度，其下篇頗及八股文之作法，自述經驗，言簡而賅。今茲所舉，略取其說而已。仍以例明其結構。

〔題〕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作者〕錢志騫（明末天崇間人。）

『論文於名位之情，欲其思爲可就焉。（此爲破題）』

夫患無位，患莫知，未爲失也。因所患而責立與可知之實，君子正不以彼易此耳。（此爲承題）  
且人欲表見於天下，則必思天下責我之厚，與我副天下之難。夫其厚責者，皆我所必不可辭，而其難副者，又皆天下所必不肯恕。使分量不足以相酬，則自爲表見之處，適自爲沮喪而已矣。（此爲

起講)

彼夫名位二者，君子之道待以行，待以傳者也。惟吾道因名位以爲功，斯名位益恃吾道以爲重。

(此爲領題)

是故大儒窮通顯晦，至集四海之耳目，羣相傾注，而未始有震物之嫌。

乃衰世之鄉黨朝廷，至挾三代之詩書，出以應求，而不免有撫躬之疚。(此爲兩提比)

然則無位何患哉，患所以立焉耳。人國有事而後有官，其欲得者敬事之臣，非居官之臣也。無論寵利難忘，懼失正直立朝之本，凡此時艱所屬，得毋優於細務，而重任其將顛覆乎。試爲置身負乘之時，君悔授政之輕，臣歎薦賢之誤，恥尙可贖耶。蚤夜以思，或翻幸弓旌之未逮耳。

然則莫已知何患哉，求爲可知焉耳。公論有榮而亦有辱，其可畏者榮我之人，卽辱我之人也。無論幽獨易欺，懼蹈聲聞過情之恥，卽或細行所飭，得毋悅於凡衆，而聖賢其猶擯棄乎。試爲設計敗名之日，父母隕其家聲，朋友傷其同道，身尙安容耶。蚤夜以思，應轉慮游揚之過盛耳。(此爲兩中比，每比以起首二句出題，故未另作出題。)

蓋事理各有指歸，在外者爲功名，在我者爲德業。

生人止此心力，正用之爲戒懼，而誤用之爲怨尤。（此爲兩小比）

功名迫而怨尤生，幾欲以考課選舉之權，徇人情之躁競，此儒術之僞，其弊遂受之人才也。

戒懼深而德業懋，正將以獲上信友之道，勵下學之藏修，此士習之嚴，其原在正乎心術也。（此爲兩後比）

用患者宜何居焉。（此爲落下）』

此爲八股文之式。夫八股文（一曰四書文）係代聖賢立言，自起講始卽入口氣。如題爲孔子之言，或及門諸子之言，卽入所言者之口氣。有記事題，通篇不入口氣者，此大概也。因題之異，其格局遂變而益多，爰縷列之：

單句題 如過則勿憚改之類。

通節題 如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之類。

通章題 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之類。以上皆平正之題。無特殊作法。

雙扇題 如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之類。有分作之法，有合作之法。有先分後合之法，有領題以下專作兩大比之法。

三扇題 如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之類。作法與上同。

三扇遞串題 如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之類。此題望似三層，而語氣注重末一層，故不能作三扇平列。宜以兩頭一脚法行之，處處注定下節，方合題情。

四扇題 如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之類。分作合作，先分後合均可，惟無作四大比者。

五扇題 如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之類。其作法與上同。

截上題 如則吾從先進之類。此題最忌連上。凡小講與各比起句，皆應從本題著筆，不可犯連上之病，而又要融貫上文。

截下題 如有美玉於斯之類。此題最忌犯下，而又要照下，方不背下。

截上下題 如是亦爲政之類。此題既忌連上，又忌觸下。

承上題 如若是其大乎之類。截上題，題義半在上文，處處不可連上。承上題，題意全在上文，通篇均應從本題起，亦不可連上。

結上題 如此謂知本之類。結上題，題義全在上文，本題仍有着實處，與承上題之實義在上，本題全虛者微異，亦不可以連上。

冒下題 如帝典曰之類。此種題實義，全在下文，要用意射定下文，而措詞不越本題之界。

單句截下題 如法與之言之類。

單扇截下題 如芻蕘者之類。

上完下截題 如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之類。

上截下完題 如溫卽其言也厲之類。

上全神下半面題 如論篤是與君子者乎之類。

上偏下全題 如執禮皆雅言也之類。

上全下偏題 如子所雅言詩書之類。

上下偏中全題 如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之類。

兩扇截上題 如與命與仁之類。

兩扇參差截作題 如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之類。

兩扇分輕重題 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之類。

隔章無情截作題 如而衆星共之子曰詩三百之類。

隔章有情截作題 如父母惟其疾之憂，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亦皆有

養，不敬何以別乎，子夏問孝，子曰色難之類。

上下偏題 如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之類。

上下兩截題 如儼然卽之也之類。

滾作題 如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之類。

截作題 如夫子不答，南宮适出之類。

半面題 如從善之類。

半面滾作題 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之類。

上完下截中宜側串題 如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之類。

上完下截中宜消納題 如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之類。

一頭兩脚截作題 如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之類。

兩頭一脚截作題 如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之類。

承上截下題 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之類。

截搭題 如其爲仁之本與，子曰巧言令色之類。此爲小試特殊文格，破承小講，宜將上下兩截，

貫串融合。其講下不曰領題，而曰「釣下」。應從上截之上文，串列小截之末。筆要靈敏，收處仍落到上截，此爲釣下之定法。兩提比謂之「還上」。此兩比專作上截之文。提比下不曰出題，而曰「渡下」。應從題之上截，渡列下截。釣下要短而靈，渡下則長而緩。但均要聯合有情，惟與書理不免背謬耳。渡下之下兩比，謂之「還下」。專作下截之文，但還上兩比中能於關合下截，還下兩比中能於關合上

截，爲尤佳。還下兩比之下，不曰落下，而曰「挽上。」又要從下截，挽到上截，然後再落到下文，此其法也。

右所舉四十種，文格猶未能盡。整屋路德利仁在堂時文所論作法最詳。由八股文之結構言之，其與曲之套數結構相類，破承者，曲中之引子也，中間對比，則如南詞之過曲，亦如北套數中所規定之牌調，而落下如尾聲。雜劇爲代言體，八股文亦爲代言體。是亦八股文出於元劇之一證也。

劉熙載藝概卷六經義概之論八股文，無不精切。有云：『文要不散神，不破氣，如樂律然，既已認定一宮爲主，則不復以他宮雜之。』又：『文之有出對比共七法：曰剖一爲兩，補一爲兩，迴一爲兩，反一爲兩，剝一爲兩，襯一爲兩。』『襯法有捧題，壓題。捧題以低淺，壓題以高深。』『襯托不是閒言語，乃相形相勘緊要之文，非幫助題旨，卽反對題旨，所謂客筆主意也。』而總概之以一語曰：『文之要曰識，曰力，識見於認題之真，力見於肖題之盡。』又云：『題義有而文無，是謂減題，題義無而文有，是謂添題；文貴如題，或減或添，俱失之。』『元倪士毅撰作義要訣，以明當時經義之體例，第一要識得道理透澈，第二要識得經文本旨分曉，第三要識得古今治亂安危之大體。余謂第一第三，俱要包於第

二之中，聖人瞻言百里，識經旨則一切攝入矣。凡此可見劉氏論八股文之能扼要也。

亡友劉鑑泉先生以八行書、八韻詩與八股文，稱爲明人之「三八」。蓋八股文淵源於唐，實備體於有明，至清而盛而衰，其盛衰之故，有可得而言者，述其史先析其體如此。

### 第三章 正嘉以前之演進

焦循易餘籥錄曰：『（上略）有明二百七十年，鏤心刻骨於八股。如胡思泉、歸熙甫、金正希、章大力數十家，洵可繼楚騷，漢唐詩，宋詞，元曲，以立一門戶；而何李、王李之流，乃沾沾於詩，自命復古，殊可不必者矣。夫一代有一代之所勝，舍其所勝，而就其所不勝，皆寄人籬下者耳。余嘗欲自楚騷以下，至明八股，撰爲一集。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其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詩；宋專錄其詞；元專錄其曲；明專錄其八股。一代還其一代之所勝。』以八股文代表明代文學，其論允且當。顧論明之八股，厥有二宗。其標清真雅正爲宗，而排隆萬爲復古守正之說者，所謂主正嘉以前之八股也；彭尺木謂論者執成化宏治之一概，以量列朝，亦通人之蔽。此蓋通變之說，主隆萬以後之八股文也。二派亦成對峙之形，與文中之主唐前、唐後；詩中之主盛唐、中唐；詞中之主北宋、南宋；曲中之主元、主明，同其正變之說，亦可覘文學之通例也。

制義開科，自洪武三年始。而科舉條格，備見於元年之詔。詔云：『朕聞成周之制，取材于貢士；故

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國易爲治，而教化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貴詞章之學，而未求六藝之全。至于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豪勢要之官，每納奔競之人，辛勤歲月，輒竊仕祿，所得資品，或居士人之上，懷材抱德之賢，恥于並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于此。今朕統一中國，外撫四夷，與斯民共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有傷吾民，願得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八月爲始，特設科舉，以取懷材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職，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材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中行文武，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無得與官。敢有游食奔競之徒，處以重罪，以朕稱責求賢者之意，所有合行事宜條于後：一、鄉試會試文字程式。第一場試五經義，各試本經一道，不拘舊格，惟務經旨通暢，限五百字以上。易、程朱氏註、古註疏、書、蔡氏傳、古註疏、詩、朱氏傳、古註疏、春秋、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禮記、古註疏、四書義一道，限三百字以上。第二場試禮樂論，限三百字以上，詔、誥、表、箋。第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一道，惟務直述，不尙文藻，限一千字以上。第三場畢後十日，面試騎，觀其馳驟便捷。射，觀其中數多寡。書，觀其筆畫端楷。律，觀其講解詳審。殿試時務策一道，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一、出身第

一甲第一名從六品，第二第三名正七品，賜進士及第。第二甲一十七名，正七品，賜進士出身。第三甲八十名，正八品，賜同進士出身。一鄉試各省并直隸府州等處，通選五百名爲率，人材衆多之處，不拘額數；若人材未備不及數者，從實充貢。河南省四十名，山東省四十名，山西省四十名，陝西省四十名，北平省四十名，福建省四十名，江西省四十名，浙江省四十名，湖廣省四十名，廣西省二十五名，在京鄉試直隸府州一百名。一會試額試一百名。一高麗國、安南、占城等國，如有經明行修之士，各就本國鄉試貢赴京師，會試不拘額數選取。一開試日期。鄉試，八月初九日第一場，十二日第二場，十五日第三場。會試，次年二月初九日第一場，十二日第二場，十五日第三場。殿試，三月初三日。一三年一次開試。一於洪武三年鄉試，洪武四年會試。一各省自行鄉試，其直隸府州赴京鄉試，凡舉人各具籍貫年甲三代本姓鄉里舉保。州縣申行省印卷，鄉試中者，行省咨解中書省，判送禮部印卷會試。一仕宦已入流品，及曾於前元登科並曾仕宦者，不許應試；其餘各色人民，並流寓各處者，一體應試。一有過罷閒人吏娼優之人，並不得應試。一應舉不第之人，不許誼鬧，撫拾考官及擅擊登聞鼓，違者究治。一凡試官不得將弟男子姪親屬徇私取中，違者許赴臺省指實陳告。一科舉取士，務在得全才，但恐開設

之初，騎射書算，未能徧習；除今科免試外，候二年之後，須要兼全，方許中選。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乎全材，任官惟能，庶可成于治道。咨爾有衆，體朕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士既無不出身於科舉，即無不能爲制藝。吳縣黃摩西人嘗錄明制藝家代表表，蓋本之梁章鉅制藝叢話題名。分朝列舉，可以覘風氣，進而論其文章之升降得失焉。

### 洪武朝：

劉基 字伯溫，青田人，元進士。明官御史中丞，封誠意伯。諡文成，明史有傳。

黃子澄 初名湜，以字行，更字伯淵，分宜人。洪武乙丑會元，官太常寺卿，兼翰林學士，明史有傳。

劉三吾 初名湜，字坦甫，茶陵人。元末，提舉靖江學。洪武中，用薦官左贊善，擢學士，明史有傳。

前案：明初之制藝，其體猶未備，但求平淡，能自明其說。顧炎武云：「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衍傳註，或對或散，初無定式。」方苞亦云：「自洪永至成化百餘年中，皆恪尊傳注，體會語氣，謹守繩墨，尺寸不踰。」洪武建文十餘年間，乙丑、丁丑、庚辰三科，皆以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爲題。當時之以經義取士，命題但取經書中大道理，大制度，關

乎人倫治道者，以求真才，非欲以難士子也。乙丑科，黃子澄之元墨，論者以爲明代制藝之第一篇文字。解大紳批云：『莊重典雅，臺閣文字。』徐存庵曰：『時未立闈牘科條，行文尙涉頌體；而收縱之氣，浩蕩之機，已辟易羣英。』况此爲文章之始，亦制藝之河源也。其文中幅一段云：

『治道隆於一世，政柄統於一人。夫政之所在，治之所在也。禮樂征伐，皆統於天子，非天下有道之世而何哉？昔聖人通論天下之勢，首舉其盛爲言。若曰天下大政，固非一端；天子至尊，實無二上。是故民安物阜，羣黎樂四海之無虞；天開日明，萬國仰一人之有慶。主聖而明，臣賢而良，朝廷有穆皇之美也。治隆於上，俗美於下，海宇皆熙皞之休也。非天下有道之時乎？當斯時也，語離明則一人所獨居也。語乾綱則一人所獨斷也。若禮若樂，國之大柄，則以天子操之，而掌於宗伯；若征若伐，國之大權，則以天子主之，而掌於司馬。一制度，一聲容，議之者天子，不聞以諸侯而變之也。一生殺，一予奪，制之者天子，不聞於以大夫而擅之也。皇靈不振，而堯封之內，咸懷聖主之威嚴；王綱獨握，而禹甸之中，皆仰一王之制度，信乎非天下有道之盛世，孰能若此道哉。』

或以劉文成基敬事而信文，爲明制藝之祖；然其文爲初體之尤，提一機字爲敬之原，襯一勢字爲敬

之影，究遜於子澄此作，而子澄試牘，迎合明祖如此，亦以見後來制藝文之所由敝也。

建文朝：

楊溥 字宏濟，石首人。建文庚辰進士，武英殿大學士，謚文定。明史有傳。

楊榮 字勉仁，建安人。建文庚辰進士，謹身殿大學士，謚文敏。明史有傳。

明貢舉考略云：『建文元年，南昌胡儼充湖廣考官，得楊溥卷，大異之。題其上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爲公孫之阿曲。」世以爲知人。』

永樂朝：

姚廣孝 初爲僧名道衍，字斯道，長洲人。永樂初，復姓，賜今名，封榮國公，謚恭靖。明史有傳。

于謙 字廷益，錢唐人。永樂辛丑進士。官兵部尚書，加少保，謚忠肅。明史有傳。

道衍有所謂誠其意者二節文，楊廷樞嘗論列之。其中有云：『凡好惡發於赤子之真，皆可通之天下，此聖賢之意，亦帝王之意，自慊也。凡好惡爲天下而飾，卽非赤子之真，此雜霸之意，卽盜瞞之意，自欺也。雖以聖人帝王，而不能無雜霸之心，卽不能無盜瞞之心，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道衍英傑不

醇之氣，藉是可想見。至忠肅，今所傳者祇四首，或論相業，或談兵事，或誅佞討姦。故俞桐川謂：每篇可當古文一則，文如此亦無羨於過多矣。又云：讀不待三篇見守京師手段，考不待三至亦多矣。文一講上下團結，題蘊已該。文云：『且國家之倚重者有二，遇戰鬪則用介冑之士；遇綏靖則用旬宣之臣。故兵法嚴則士奮勇，吏治肅則官效職。人君以馭兵之法馭臣，則吏治精矣；人臣以死綏之義死職，則官職當矣。』又後輻云：『一失伍，則執而論之有司，何至於再；再失伍，則縛而僇之於社，何至於三。蓋有死無犯，軍之善政也。信賞必罰，國之大經也。此大夫之所素明也。今子蒞官以來，所謂奉職循理者安在？其於息事，不啻再矣。豈士以賤刑，官以貴貸耶？由于曠官以來，所謂省愆訟過者安在？擬之以失伍，亦既多矣。豈士不赦於再官，不憚其多耶？』

景泰朝：

邱濬 字仲深，瓊山人。景泰甲戌進士，武英殿大學士，謚文莊。

正統朝：

商輅 字安載，淳安人。正統乙卯解元，乙丑會狀，謹身殿大學士，謚文毅。明史有傳。

濬傳謂時，經生文尙險怪。濬主南畿，鄉試分考，會試皆痛抑之。及課國學生，尤諄切誥誡，返文體於正。故廖道南以其轉移文運，媲美於歐陽永叔。至商輅舉三元，人謂生平前有以安社稷，後有以格君心，不謂之大臣不可也。俞桐川云：『讀其文者，其必知所取法矣。』是其文與爲人相合，所謂人文一致也。

成化朝

林瀚 字亨大，閩縣人，成化丙戌進士，南京吏部尙書，謚文安。明史有傳。

吳寬 字原博，又字匏庵，長洲人，成化壬辰會狀，禮部尙書，謚文定，明史有傳。

王鏊 字濟之，又字守溪，吳縣人，成化甲午解元，乙未會元，探花，武英殿大學士，謚文恪。明史有傳。有王守溪文稿。

蔡清 字介夫，晉江人，成化丁酉解元，甲辰進士，南京國子監祭酒，贈禮部侍郎，謚文莊。祀文廟，明史入儒林傳。

邵寶 字國賢，又字二泉，無錫人，成化甲辰進士，南京禮部尙書，謚文莊，明史入儒林傳。

俞桐川曰：『制義之有王守溪，猶史之有龍門，詩之有少陵，書法之有右軍，更百世而莫並者也。前此風會未開，守溪無所不有，後此時流屢變，守溪無所不包；理至守溪而實，氣至守溪而舒，神至守溪而完，法至守溪而備。蓋千子大力維斗，吉士莫不奉爲尸祝；而或譏其雕鏤，疵其圓熟，則亦過高之論矣。運值天地之和，居得山川之秀，夾輔盛明，大有而不溺，遭逢疑貳，明夷而不傷；於理學爲賢，於文章爲聖，於經典爲臣，於制義爲祖，豈非一代之俊英，斯文之宗主歟！』

弘治朝：

錢福 字子謙，又字鶴灘，華亭人。宏治庚戌會狀，翰林修撰，有錢鶴灘稿。

顧清 字士廉，華亭人。宏治壬子解元，癸丑進士，南京禮部尙書，明史有傳。

唐寅 字伯虎，又字子畏，吳縣人。宏治戊午解元。

倫文敘 字伯疇，南海人。宏治己未會狀。

林庭楫 字利瞻，閩縣人。瀚子。宏治己未進士，諡康懿，明史附瀚傳。

王守仁 字伯安，又字陽明，餘姚人。宏治己未進士，兵部尙書，封新建伯，諡文成，明史有傳。

王船山曰：『錢鶴灘與守溪齊名，謂之曰錢王兩大家。（中略）緣國初人文字止用平淡點綴，初學小生，無能仿佛，錢王出以鈍斧劈堅木手筆，用俗情腐詞，着死力講題面，陋人始有津濟，翕然推奉，譽爲大家，而一代制作，至成弘而掃地盡矣。』又曰：『無法無脈，不復成文字，特世所謂成弘法脈者，法非法，脈非脈耳。』顧愈桐川極崇之，曰：『錢鶴灘少負異才，科名鼎盛，文章衣被天下，爲制義極則，世之所謂才者，傾倚偏駁，奔放縱橫，其氣外軼，其理內紕，雖足以驚世駭俗，然率不能久。鶴灘之文，發明義理，敷揚治道，正大醇樞，典則深嚴，卽至名物度數之繁，聲音笑貌之末，皆考據精詳，摹畫刻肖，中才所不屑經意者，無不以全力赴之。成名之故，豈偶然哉！』至論顧清，則曰：『其文有高峻之風。』唐寅則『方嚴正潔，近於老師宿儒。』陳繼儒嘗謂：『唐子畏初爲諸生，縱酒放懷，時人或非笑之。唐曰：閉戶經年，取解首如運掌耳。』宏治戊午果舉省元。若王文成之公子噲，不得與人燕，二句文，桐川謂讀之可以見擒宸濠手段者，其文誠如法吏斷獄，愈轉愈嚴。文云：『今夫爲天守器者，君也，爲君守侯度者，臣也，名義至重，僭差云乎哉！故燕非子噲之燕，天子之燕也，召公之燕也，象賢而世守之，以承燕祀，以揚休命，子噲責也。舉燕而授之人，此何理哉！恪恭而終臣之，以竭忠蓋，以謹無將，子之分也。利燕』

而襲其位，罪亦甚矣。堯舜之傳賢，利民之大者也，噲非堯舜，安得而盜其名。舜禹之受禪，天人之從之也，子之非舜禹，安得而襲其故。夫君子之於天下，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也，况授受之大乎！於義或有所乖，雖一介不以與人也，况神器之重乎！夫以燕之君臣，而各負難道之罪如此，有王者起，當伐之矣。」

正德朝：

邵銳 字士仰，仁和人，正德戊辰會元，太僕寺卿，諡康僖。

唐皋 字心菴，又字守之，歙縣人。正德癸酉舉人，甲戌進士，狀元。

汪應軫 字子宿，又字青湖，山陰人。正德丁丑進士，明史有傳。

季本 字明德，又字彭山，山陰人。正德丁丑進士，長沙知府。

張經 寄姓蔡，字廷彝，侯官人。正德丁丑進士，以兵部尚書兼都御史總制南直隸湖廣江西

閩浙山東兩廣七省。爲趙文華所誣論死，諡襄愍。明史有傳。

邵銳之夏后氏五十而貢節後二比云：「夏人之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也。商制則於公田

七十畝之中，以十四畝爲廬舍，每夫實助公田七畝，並私田七十畝，爲十分而取其一，則雖輕於什一，是亦不過什一也。周之鄉遂因用貢法以爲常例也。而都鄙於公田百畝之中，以二十畝爲廬舍，每夫實耕公田十畝，并私田百畝，爲什一分而征其一，則雖過於什一，是亦不越什一也。此文最以考覈見長。黃貞父曰：『經制題不可杜撰，不可浮著；如此作是老算手，是真作家。』唐皋則襟懷灑脫，才思敏捷，文不加點；若中有所改動，卽別構一篇。少負才，自以爲必售；及屢困場屋，時人嘲之曰：『徽州有個唐皋哥，一氣鄉闈走十科。解元收拾荷包裏，其奈京城翦絡多！』皋聞之，志益壯，自署齋壁曰：『愈讀愈不中，唐皋其如命何！愈不中愈讀，命其如唐皋何！』及中甲戌狀元，皋年已四十六歲矣。事見義科瑣記，八股文壇之佳話也。至季本師承陽明著書數百萬言，皆行於世。其制義恪守傳注，最能謹嚴法度云。

嘉靖朝：

海瑞 字汝賢，又字剛峰，瓊山人。嘉靖□□舉人，南京右都御史，謚忠介。明史有傳。

王慎中 字道思，又字遵巖，晉江人。嘉靖丙戌進士，河南參政。明史入文苑傳。

羅洪先 字達夫，又字念菴，吉水人。嘉靖己丑進士，狀元。春坊左贊善，謚文莊。明史入儒林傳。

唐順之 字應德，又字義修，又稱荆川，武進人。嘉靖己丑會元，僉都御史，巡淮揚，謚襄文。明史有傳。

梁懷仁 字宅之，晉江人。嘉靖己丑進士。

鄭晉 字□□，南安人。嘉靖辛卯舉人，壬辰進士。

林春 字子仁，□□人。寄籍泰州，嘉靖壬辰進士，狀元。

呂本 字汝立，又字南渠，餘姚人。嘉靖壬辰進士。

王樵 字明逸，金壇人。嘉靖乙未進士，南京右都御史。

許穀 字仲貽，上元人。嘉靖乙未進士，江西提學僉事，南京尙寶卿。

薛應旂 字仲常，又字方山，武進人。嘉靖甲午舉人，乙未會元，陝西提學副使。

諸燮 字理齋，□□人。嘉靖甲午舉人，乙未進士。

嵇世臣 字□□，□□人。嘉靖乙未進士。

茅坤 字順甫，又字鹿門，歸安人，嘉靖戊戌進士，大名兵備副使，明史列文苑傳。有茅鹿門稿。

葉經 字東園。

歸有光 字熙甫，又字震川，崑山人，徙居嘉定，嘉靖庚子舉人，乙丑進士，太僕寺丞。明史列入文苑傳。有歸震川稿。

高拱 字肅卿，新鄭人，嘉靖辛丑進士，大學士，諡文襄。明史有傳。

瞿景淳 字師道，又字昆湖，常熟人。嘉靖癸卯舉人，甲辰會元，南京吏部侍郎，諡文懿。明史有傳。

王世貞 字元美，又字弇州，太倉人，嘉靖丁未進士，刑部尚書，明史列文苑傳。

張居仁 字太岳，江陵人，嘉靖丁未進士，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諡文忠，明史有傳。

胡自蒙 字目門，又字正甫，餘姚人。嘉靖丁未會元，探花，國子祭酒。

林燦 字貞恆，又字對山，閩縣人。嘉靖丁未進士，南京禮部尚書，諡文恪。明史附林瀚傳。

王任用 字汝欽，太倉人，嘉靖乙未進士。

楊繼盛 字仲芳，又字叔山，容城人，嘉靖丁未進士。兵部員外郎，諡忠愍。明史有傳。

胡友信 字思泉，德清人，嘉靖己酉舉人，隆慶戊辰進士，有胡思泉稿。

邵圭潔 字伯如，一字茂齋，又稱北虔，常熟人，嘉靖己酉舉人。

傅夏器 字廷璜，又字錦泉，南安人，嘉靖庚戌會元。

孫溥 字□□，豐城人，嘉靖壬子解元。

王錫爵 字元馭，又字荆右，太倉人，嘉靖壬戌會元，榜眼，大學士，諡文肅，明史有傳。

許孚遠 字孟中，又字敬菴，德清人，嘉靖壬戌進士，南京兵部侍郎，諡恭簡，明史入儒林傳。

章禮 字約之，會稽人，嘉靖甲子解元，戊辰進士，通政司參議。

陳棟 字隆之，南昌人，嘉靖乙丑會元，探花。

胡定 字二溪，□□人。

盧前案：黃氏所列嘉靖一朝之作者，大率在八股文外，亦有所表見，如唐荆川、歸震川、茅鹿門，以至王元美，皆卓有聲名於文學史者。林子川雨化曰：『唐荆川順之精於制義，有自爲詩云：「文入妙來無過熟，書從疑處更須參。」此荆川自道其所得也。荆川有極巧之文，而其實不過是極熟，如不揣』

其本而齊其末兩節疊下兩比喻，一反一正，文氣流走不齊，荆川製作兩扇時使之齊，中用兩語遞過，通篇讀之，又只似流水不齊文法，此所謂巧從熟生也。文云：「且夫兩物相形，而高下異焉。所以辨其高下者，未嘗不兼本末而較之也。故寸木之與岑樓，其高下至易知也。今也不復揣其下之平，而但取其上之齊，是寸木固可使之高於岑樓矣。今論禮者不究其本，而必曰禮食親迎而已，論食色者不究其本，而必曰飢死與不得妻而已；是食色固可使之重於禮矣。任人之說，似亦無足怪者，雖然此特自其一偏而言之耳，而非所以道其常也。何者？兩物相形，輕重異焉，所以辨其輕重者，未嘗不等其輕重而較之也。故金之與羽，其輕重至易知也。今以一鈞金之寡，而較一與羽之多，而謂足以概金羽之輕重也，豈理也哉！今論禮者不量其多寡，而必曰禮食親迎而已，論食色者不量其多寡，而必曰飢死與不得妻而已，如是而謂足以較禮與食之輕重，又豈理也哉！任人之論，其不可也明矣。」俞桐川謂此等作法，成弘正嘉間多有之，隆慶以後則絕響矣。『桐川之論辭應旂謂：能貫通六經，發而爲文，如金出冶，如玉離璞，光芒煥然；又精於史學，宋元通鑑，昭代憲章，皆有功當世。嘉靖乙未，已擬第一，偶讓石城，然後世論文者，必以方山爲首。三主棘闈，甄別士類，聲稱藉甚。至其視學兩浙，嚴而有禮，多士有辭

夫子之號。舊稱王錢唐爲四大家，浙人去鶴灘而易以方山，世未有非之者。許穀與方山同爲蔡鶴江所得士，所著諸稿，士林爭購之。朱梅崖論許孚遠文，以爲清切純懿，中邊俱澈；理熟而詞快，非淺學可幾也。林喬蔭自稱少承庭訓，令熟讀羅念菴洪先後生可畏文云：『使能以志帥氣焉，遠大之承，固可預期於今日。苟其進而不已焉，高明之極難以限量其將來。』讀之使人神旺，八股文固有此類動人之作也。至諸變之文，傾欹偏側，游衍散淡，無意於工，而不詭於理。後人搦管摹之，愈摹愈遠，非文不及理齋，乃俗病之不可除也。昔人評理齋文曰：不衫不履，物外遺人。求理齋者，當求其所以不俗之故則幾矣。四勿齋隨筆云：『前明葉東園經，嘉靖癸卯巡按山東，作鄉試無爲而治一節題程文。大結內有：「繼體之君，未嘗無可承之法；但德非至聖，未免作聰明以亂舊章」等語。世宗見之大怒，以爲譏訕，逮訊斃於杖下，文字痛快之極，其受禍乃至於此，亦明哲之所譏矣。』又梁懷仁己丑會墨孔子聖之時者也，文中幅云：『仕惟其時，不必待天下之清也，止惟其時，不必任天下之重也。先事之機，泯於無而至虛之應通乎有；其一元氣之流行矣乎久也，以時無窮日之力也；速也以時，無三年之治也。固我之私忘乎內，而神明之速運乎內；其一天地之氣象矣乎！』後幅云：『學孔先夷，定其守也。學孔先孟，辨

其志也。梁章鉅以爲皆超凡入聖語。（見制藝叢話卷五）衛壯謀文行集云：「王任用，字汝欽，太倉人。弇州先生族孫，試久不利，益治經術。嘉靖丁未會試揭曉日，無報捷者，自分復別，疾視其稿，曰：「文如此，何以得雋！」既知在第二名，復取稿視之，曰：「文如此，何以不元！」聞者絕例。」是科題爲固天縱之將聖二句，王任用破題云：「聖人者，天厚其德，而兼通乎藝者也。」會元胡正蒙破題云：「賢人論天厚聖人以德，而有以兼乎藝者也。」評者遂謂王破用「兼通」二字，不如胡破只用一「兼」字妙。俞桐川論胡定曰：「二溪雋於嘉靖之季，文尙博大，其勢固；然而間出其樸淡之筆，則屈曲變化，致不可測。余嘗謂薛方山文能密而不能疎，諸理齋文能疎而不能密；惟胡二溪兼之。文雖不多，可以傳矣。」

論成弘以來之文，條理簡括，莫過於鄭灝。其言曰：「溯自成化文體大備而後，顧東江以高峻稱，李空同以峭潔稱，唐子畏以方正稱，羅迂岡以簡貴稱，王陽明以醇茂稱，顧文康以端嚴稱，楊升庵以光芒稱，舒國裳以氣節稱，汪青湖以宏大稱，季彭山以精謹稱，崔東洲以堅潔稱，羅念菴以深遠稱，諸理齋以淡雋稱，嵇川南以老辣稱，海剛峰以光怪稱，莫不分道揚鑣，各森壁壘。及乎嘉靖之季，此道

寢衰，古法蕩析。於是茅鹿門以其名貴，王方麓以其精采，周萊峰以其瀟灑，陶樸庵以其道鍊，王荊石以其廓大，許敬庵以其茂暢，相與維持之，猶未失宋人之舊，厥功茂焉。世以中興目之，豈膚言哉！而楊懋建論曰：『正嘉之間，名手輩出，歸唐皆以古文爲時文，唐則指事類情，曲折盡意，使人望而心開；歸則精理內蘊，灑氣流轉，使人入其中而茫然；蓋由一深透史事，一兼達於經義也。以古文爲時文，自唐荆川始，歸震川又恢之以閎肆，實能以歐蘇之氣，達程朱之理，而脗合于當年之語意。其議論則引星辰而上也，其氣勢則決江河而下也，其根本則稽經而誦史也，文之疏達者，不能適厚，矜重者不能優閒，惟震川兼而有之。嘗論震川文有二類，皆高不可攀：一則醇古疏宕，運史記歐會之議法，而與題相會。一則樸實發揮，明白純粹如道家常事，人人通曉。自有震川之文，制藝一術，可以百世不涇。』方苞欽定四書文凡例曰：『明人制藝，體凡屢變；自洪永至化治百餘年中，皆恪遵傳注，謹守繩墨，尺寸不渝。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爲時文，融液經史，使題之義蘊，隱顯曲暢，爲明文之極盛。隆萬間，兼講機法，務爲靈變，雖巧密有加，而氣體蕭然。至啓禎諸家，則窮思畢精，務爲奇特，包絡載籍，刻彫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題以發之。凡此數種，亦各有所長，各有所蔽。化治以前，亦有直寫傳注，寥寥數語，

及對比改換字面而意義無別者。正嘉而後，亦有規模雖具，精義無存，及剽襲語錄，膚廓平行者。隆萬亦有輕剽促隘，無實理真氣者。啓禎名家之桀特者，思力所造，塗徑所開，或爲前輩所不能到，其餘僅棄規矩以爲奇，剽剝經子以爲古奧，彫琢字句以爲工雅，而聖經賢傳本義轉爲所蔽矣。此說雖略，而源流甚明。顧焦循以正變之說論，則曰：『大抵化治正嘉爲「正」，而隆萬啓禎爲「變」；正者不過注疏講義之支流，變者乃成知言論世之淵海。此猶詩至李杜韓白，詞至蘇辛也。變之極，不無奇濫，則矯以復正，然體益純而益窘，遂復爲注疏講義之附庸矣。』由是言之，八股文演進至成弘而體備，至正嘉而登峰造極；不可謂非最盛之時期。

## 第四章 隆萬以後之作風

明史選舉志曰：『論者以明舉業文字，比唐人之詩；國初比初唐，成弘正嘉比盛唐，隆萬比中唐，啓禎比晚唐云。』王景盤（名祖庚，丹徒人，有制藝章稿。）論隆慶萬歷後以至明末之八股文，以爲有五特色：一曰，認題之細。文之精美者，必先察題，以期其不蔓不支，俾詳察周慮，以見其精神。二曰，意測經旨。文既細密，於經文乃盡心力以深究之，揣摩語調，仿佛口氣，務期克盡代聖立言之義。三曰，無施不可。雖然，制藝有一定程式，有對仗，有犯上侵下之律；而作者未嘗因此自限，每能於言外逞其辭鋒也。四曰，遣詞之美。格律最嚴之文體，往往有絕佳之作品；前者謂從心思上出奇，此則指以文字炫美者言也。五曰，不著邊際。八股文既以代聖人立言爲歸，所陳述皆哲理抽象之言；作者每暄染適如其分之辭，出語則面面可通，爲敷衍成篇之訣。聊以造句上技巧，爲引人注目之具。於無可如何中，爲此出奇求售之計，用心誠良苦矣！其結果遂使舉國之人，養成一種不求甚解之惡習，以似是而非之說相標示，少澈底之思想，無分析之能力，其影響於後來者不小；是固八股文之弊也。方望溪曰：『隆

萬間兼講機法，務爲靈變；雖巧思有加，而氣體茶然矣。啓禎諸家，窮思畢精，務爲奇特，包絡載籍，刻雕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題以發之；就其善者，可興可觀，光氣自不可泯。『梁氏題名與黃人所列表，載之亦詳。』

### 隆慶朝：

**黃洪憲** 字懋中，又字葵陽，秀水人。隆慶丁卯舉人，辛未進士，少詹事。

**田一儁** 字德萬，大田人。隆慶戊辰進士，禮部侍郎。明史有傳。

**楊起元** 字貞復，歸善人。隆慶丁卯舉人，萬歷丁丑進士，吏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謚文毅。

**李廷機** 字爾張，又字九我，晉江人。隆慶庚午北直解元，萬歷癸未會元，榜眼，東閣大學士，謚文

節，有李九我稿。

**鄧以讚** 字汝德，又字定宇，新建人。隆慶辛未會元，探花，吏部侍郎，贈禮部尙書，謚文潔。明史有

傳。

**方大美** 前案：黃表於大美字里履貫未詳。

俞長城謂：以禪入儒，自王龍溪諸公始也。以禪入制義，自楊貞復起元始也。貞復受業羅近溪，輯有近溪會語一書，故其文率多二氏之言。艾東鄉每以爲訾，乃文之從禪入者，其紕繆處，固不堪入目；偶有妙悟精潔之篇，則亦非人所及。故歸胡以雄博深厚稱大家，而貞復與相頡頏。其得力處，固不可誣也。貞復嘗入侍經筵，崇志勤學，幾於醇儒，又以扶喪哀毀，感寒成疾，近於篤行；其可議者，仍在文耳。然披沙得金，鑿石成璞，寶光自著於宇宙，烏得以一家之論掩之哉！因八股文推論及其爲人，是當日文與人兩不相離，亦有足取焉。李廷機與鄒德溥齊名，時論文者，必曰鄒李，其實兩人不特文相似，名位亦相伯仲也。然文物之盛，隆慶以視萬歷，究有不逮矣。

萬歷朝：

蘇 濬 字君禹，又字紫溪，晉江人。萬歷癸酉解元，丁丑進士，廣西參政。

孫 鏞 字文融，又字月峰，餘姚人。萬歷甲戌進士，南京兵部尙書。

趙南星 字夢白，又字儕鶴，高邑人。萬歷甲戌進士，吏部尙書，謚忠毅，明史有傳。

顧憲成 字叔時，又字涇陽，無錫人。萬歷丙子解元，庚辰進士。吏部文選郎中，贈吏部右侍郎，謚

端文。明史有傳，有顧涇陽稿。

劉廷蘭 字國徵，又字紉華，漳浦人。萬歷丙子解元，庚辰進士。

萬國欽 字二愚，江西人。隆慶庚午舉人，萬歷癸未進士，南京刑部郎中。明史有傳，有萬二愚稿。

魏允中 字懋權，南樂人。萬歷庚辰進士，吏部主事。

錢 檟 □□□□人。萬歷庚辰進士。

鄒德溥 字汝光，又字泗山，安福人。司經局洗馬，明史附儒林傳，有鄒泗山制義。

湯顯祖 字若士，又字義仍，臨川人。萬歷癸未進士，禮部主事，謫徐聞典史，稍遷遂昌知縣。明史

有傳，有玉茗堂稿。

葉 修 字永溪，南昌人。萬歷癸未進士。

吳道明 □□□□人。萬歷丙戌進士。

陶望齡 字周望，又字石簣，會稽人。萬歷乙酉舉人，乙丑會元，探花。國子監祭酒，諡文簡。

王 衡 字辰玉，又字緜山，太倉人。錫爵子。萬歷戊子解元，辛丑進士，榜眼，翰林編修。明史附王

錫爵傳。

董其昌 字玄宰，又字思白，華亭人。萬歷己丑進士，南京禮部尙書，諡文敏。明史入文苑傳。

吳化 字敬之，黃安人。萬歷戊子解元，乙未進士。

郝敬 字楚望，又字仲輿，京山人。萬歷己丑進士，禮科給事中。明史附文苑李維楨傳。

吳默 字因之，又字無障，吳縣人。萬歷壬辰會元，有吳會元真稿。

黃汝亨 字貞父，仁和人。萬歷辛卯舉人，戊戌進士，江西參議。

魏光國 字士爲，□□人。萬歷庚戌進士。有魏合虛先生稿。

湯賓尹 字嘉賓，宣城人。萬歷甲午舉人。乙未會元，榜眼。南京國子監祭酒。

孫慎行 字聞斯，又字淇澳，武進人。萬歷乙未進士，南京禮部尙書，諡文介。明史有傳。

曹學佺 字能始，又字石倉，侯官人。萬歷乙未進士，四川按察使。唐王時，授太常卿，遷禮部侍郎，

加尙書。明史入文苑傳，諡文節。

王畿 字翼邑，又字慕蓼，晉江人。萬歷戊戌進士，浙江布政使。

駱日升 字台晉，晉江人，萬歷辛卯舉人，乙未進士，四川參政，贈光祿卿。

許獅 字子遜，又字鍾斗，同安人，萬歷辛丑會元，翰林編修。有許鍾斗稿。

張以誠 字君一，青浦人，萬歷辛丑會元，春坊諭德。

劉宗周 字起東，又字念臺，山陰人，萬歷辛丑進士，左都御史，賜諡忠介，明史有傳。

王納諫 字聖俞，江都人，萬歷癸卯解元，丁未進士。

李光元 字□□，□□人，萬歷庚子應天舉人，丁未進士。

韓敬 字求仲，歸安人，萬歷庚戌會狀，翰林修撰，有韓求仲稿，程墨文寶。

鍾惺 字伯敬，天門人，萬歷庚戌進士，福建提學僉事，明史附文苑袁宏道傳。

張壽朋 字冲和，南城人，萬歷癸未進士，廬州通判。

錢士鼐 字季梁。

王士驥 字房仲。

方應祥 字孟旋，歸安人，萬歷丙午舉人，丙辰會元。

袁黃 字了凡，嘉善人，萬曆丙辰進士，兵部主事。

黃道周 字幼元，一字螭若，又字石齋，漳浦人。萬曆戊午舉人，天啓壬戌進士，少詹事，後爲唐王

禮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明史有傳，賜諡忠端，從祀文廟，有駢枝集。

姜曰廣 字居之，又字燕及，新建人。萬曆乙卯舉人，己未進士，吏部左侍郎，左遷南京太常卿，福

王時爲禮部尙書，東閣大學士，明史有傳。

顧錫疇 字九疇，又字瑞屏，崑山人。萬曆己未進士，南京禮部左侍郎。宏光中，進尙書，明史有傳。

李若愚 字愚公，漢陽人，萬曆己未進士。

朱梅崖以趙南星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文最得聖人言表之意。其大結云：『藉靈寵於有位，旣以諂鬼者而諂人；求憑依於無形，又以諂人者而諂鬼。吾不意世道之競諂，一至於此！』陳百史以爲中有所感，激而爲此論。東林之黨，首推顧憲成，其著述，炳於天壤，卓然儒者之言。文亦平正通達，不尙詭異。俞桐川與張長史書云：『二十年來，文運卑靡，名公巨卿，矯以浩瀚，則又苦無繩尺；自今以後，當救浮滑，以精深返蔓延爲簡鍊，如萬二愚者，其選也。』二愚者，萬國欽字也。其文簡而又簡，一以當百。而

湯顯祖擇理精醇，出以名雋。父爲大夫八句文，閻百詩以爲足與傳注相輔而行。又不有祝駝之佞文。後段云：『在朝廷而不佞，難以終寵；卽儕黨之間，不佞不足以全其身。處怨敵而不佞，難以巧全；卽骨肉之際，不佞不足以全其愛。』徐存庵謂其發揮末流情弊，痛快極矣。然以文之機法綿密論，葉修爲佳。精實簡貴，推錢士鼈。徐存庵論嘉隆之文曰：『嘉靖以前，文以實勝；隆萬以後，文以虛勝。嘉靖文轉處皆折，隆萬始圓。』又云：『嘉靖文妙處皆生，隆慶萬歷始熟。』梁省吾云：『陶石簣評湯霍林文云，世之評文者，類言好醜，而莫言內外；予仍以內外分好醜，可謂發千古未發之祕。蓋外膏內枯，文之下也。外枯內膏，文之上也。昔坡老好淵明之詩以爲質而實綺，矍而實腴。且曰佛言食蜜中邊皆甜，人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文之內外，其能辨之者，寡矣。湯君之文，所謂外枯而內膏，似淡而實美者。烏乎，此不但評霍林文，直石簣先生自述其文矣。』俞桐川曰：『黃石齋先生道周，大節千古，文字其餘也。詩傳，古文傳，又其餘也。所刻駢枝集，唾棄勿屑，至與鄭庶常相對噱笑，先生若不欲以時文傳也。然卽以時文論，骯髒崛強，不顧世俗，此豈從來制義之所有哉！』四勿齋隨筆云：『名人制義，有說得精實賅括者，便可作座右銘。如萬歷間李愚公若愚弟子入則孝節文中間收束四句云：「蓋寬爲之途，

而使其力量事事有所餘，復密爲之程，而使其精神息息有所注。」教者學者能事盡此數語矣。」雖然，以時文爲語錄，究非正宗。然愚公能以堅蒼驅軟媚，固足以起久病之疴矣。

天啓朝：

文震孟 字文起，又字湛持，長洲人。天啓壬戌進士，狀元。東閣大學士，謚文肅。明史有傳。

章世純 字大力，臨川人。天啓辛酉舉人。柳州知府。明史附文苑。艾南英傳，有章大力稿。

金聲 字正希，嘉魚人。休甯籍。天啓甲子順天舉人。崇禎戊辰進士。山東僉事。唐王時，以右都

御史，總督諸道軍，謚文毅。明史有傳，有金正希稿。

何楷 字元子，漳州鎮海衛人。天啓甲子舉人，乙丑進士，吏科給事中。唐王時，爲禮部尙書，明

史有傳。

左懋第 字蘿石，（華陽人，崇禎進士。謚忠貞。）

項煜 初字仲昭，後字水心，吳縣人。天啓甲子舉人，乙丑進士。有東野堂稿。

葉紹袁 字仲韶，吳江人。天啓乙丑進士，工部主事。

華琪芳 字未齋，無錫人。天啓乙丑會元，榜眼。

凌義渠 字峻甫，又字茗柯，烏程人。天啓甲子舉人，乙丑進士，大理寺卿，贈刑部尚書，諡忠清。清

諡忠介，明史有傳，有凌茗柯稿。

艾南英 字千子，東鄉人。天啓甲子舉人。唐王時，授兵部主事，改御史。明史入文苑傳。有艾子著

書，文定文待。

黃文煥 字維章，永福人。天啓甲子舉人，乙丑進士，翰林。由知縣擢編修。

熊開元 字魚山，嘉魚人。天啓乙丑進士，吏科給事中，甲申後爲僧。

羅萬藻 字文止，臨川人。天啓丁卯舉人，崇禎戊辰進士，有羅文止稿。

譚元春 字友夏，天門人。天啓丁卯舉人。

章淳

沈幾 字去疑，長洲人。天啓丁卯解元，崇禎辛未進士。

夏曰瑚 字塗山，山陽人。天啓丁卯舉人，崇禎辛未進士，探花。

黎元寬 字□□□□，天啓丁卯舉人，崇禎戊辰進士。

嘉隆以後，殿元鮮得其人，熹朝改元，廷臣思獲國士，咸推文湛持震孟。榜發，中外稱慶。身爲諸生，而名震朝野，可見當時士大夫尙留心人物，而方正峻潔之士，不至終遭擯棄也。相傳震孟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文云：『以邦君之敬信，而卒不能用聖人，夫非限聖人限衰周也；邦君不能用聖人，猶知敬信聖人，夫非露人情露人性也。』張惕庵以爲說得透澈之極。章世純文幽深沈鷲，一溪一壑，皆藏蛟龍，不崇朝而雲雨及天下。世純與同郡艾南英、羅萬藻、陳際泰以興起斯文爲任，刻四人所行之世，世人翕然歸之，稱爲「章、羅、陳、艾」。而當時金聲卓然爲一大家。方苞嘗評其文云：『當求其根抵濟用，與性質光明處，乃立言不朽之根源也。』其最膾炙人口者，如德行一節文中二比云：『道大莫能容，所欲殺者夫子，而於諸賢無忌也；設諸賢非從夫子遊，挾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以博取人間富若貴，與一切功名才望，固自易易，何困阨若斯也，而諸賢不願也。聖人無阨地，所自信者天命，而人心則不敢必也；設諸賢但以從夫子之故，奉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以投凶暴之一爐，而師弟朋友，無一存者，固事理之常，亦無可如何也，而諸賢不懼也。』李厚菴嘗議之，而方苞以爲史記之文，顯悖

於道者多矣，而嗚咽淋漓，至今不廢也。故亦不以擬諸賢而少之。四勿齋隨筆云：『吾鄉何元子楷有古周易訂詁，人皆知其經學之深，而不知其制義之工，亦一時勁手。中天啓五年進士。錢吉士曰：子丑間文□絕一時，今隕已久矣，惟元子之蒼堅，至今未凋也，可想其概矣。』閻百詩曰：『集注以法語巽言作對，而正文與字之神不出。惟左羅石懋第文云：「言也者，所以匡救人也，人之流於失者，或有萬端；而我之匡救之者，止持一法。則其勢必窮，於是法語之言不得不巽以與言之；而言者之心，亦大非獲已矣。』還出正文與字，於理始足。』至義凌渠句踐事吳文，最能開拓讀者之心胸，其後二比云：『自古女戎常獨勝，卽今三方挫衄之餘，一洗風華之舊，而窮巷幽姿，何以絕世而獨立，斯亦天道之未可深言者也。自古忠佞不同朝，當此君臣相悅之時，已佐小人之燄，而三言投杼，安在元老而壯猷，斯又人事之不必再計者也。』出比西子，對比子胥，此吳越故事，何人不知；而獨出以沈鬱悲涼，淋漓激切。俞長城所謂絕似唐人弔古詩也。李調元云：『崇禎庚午應天鄉試，主司姜燕及先生曰廣，得章淳卷，首題爲舉直錯諸枉一節，讀至「其人本來，如是所謂直也」句，悚然曰：「如此卷不可以坐閱。」遂立誦之，實第四名。』徐存庵曰：『沈去疑幾，崇禎辛未進士，有布縷之征全章文，中一段云：「夫民

也，財力皆願自效，拮据亦所不解。盡而征之，詎敢言怨，所最苦矣。旣已殍旣已離矣。有司課民而不應，罪乃在民；司農課吏而不應，罪又在吏。朝廷以爲此故額也，官府亦曰此故額也，指飢寒爲不謀朝夕之愚夫，坐流亡爲不事生業之游手。孰悉其故而痛其傷者哉！由是觀之，緩不緩之際亦危矣。」論羅萬藻文，以文盛堂全稿本前所記爲最當，其言曰：「竊聞四公之爲人也，陳曠朗而傲疏，章豪宕而鏗刻，艾則剛正簡直而不能容物，惟羅沈靜澹易，獨無矜競之風，此四公之人品，卽四公之文品也。四公生平契密，然陳章皆爲南中聲氣所構，致隙末于東鄉，而羅獨巍然始終無少閒，此又以文品驗人品，信曠朗豪宕者易搖，而沈靜澹易者難動也。」艾南英有應試文自敘，不獨自述其艱苦，且於以可見應舉之現象，故附錄於此。敘云：「余以童試，受知於李養白先生。其明年春，爲萬歷庚子，始籍東鄉縣學。迄萬歷己未，爲諸生者二十年，試於鄉闈者七年，餽於二十人中者，十有四年。所受知郡太守凡三人，所受知督學使者凡六人，於是先後應試之文積若干卷。旣刪其不足存者，而其可存者，不獨慮其亡佚散亂，無以自考。又重其皆出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且以存知己之感也。乃取而壽之梓，而序所以梓之之意。曰：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舊制諸生於郡縣有司，按季課程，名季考。

及所部御史入境，取其士什之一而校之，名爲觀風。二者既非諸生黜陟之所繫，而予又以懶慢成癖，輒不與試。獨督學試者於諸生爲職掌，其歲考，則諸生之黜陟繫焉。非患病及內外艱無不與試者。其科考，則三歲大比，縣升其秀以達於郡，郡升其秀以達於督學，督學又升其秀以達於鄉闈。不及是者，又於遺才大收以盡其長，非是塗也。雖孔孟無由而進。故予先後試卷，盡出是二者。試之日，銜鼓三通，雖冰霜凍結，諸生露立門外，督學衣緋坐堂上，燈燭圍爐，輕煖自如。諸生解衣露立，左手執筆硯，右手持布襪。聽郡縣有司唱名，以次立甬道，至督學前。每諸生一名，搜檢軍二名，上窮髮際，下至膝踵，保腹赤踝，至漏數箭而後畢。雖壯者無不齒震悚，以下大都寒沍，不知爲體膚所在。遇天暑酷烈，督學輕綺蔭涼，飲茗揮簞自如，諸生什伯爲羣，擁立塵盆中。法既不敢扇，又衣大布厚衣，比至就席，數百人夾坐，蒸薰腥雜，汗流浹背，勺漿不入口。雖設有供茶吏，然率不敢飲，飲必朱鈐其牘，疑以爲弊。文雖工，降一等。蓋受困於寒暑者如此。既就席命題，一以教官宣讀，便短視者。一書牌上，吏執而下巡，便重聽者。近廢宣讀，獨以牌書某學某題。一日數學，則數吏執牌而下，而予目短視，不能咫尺。必屏氣詢旁舍生問所目。而督學又望視臺上，東西立瞭望軍四名，諸生無敢仰視。四顧離立倚語者，有則又朱鈐其牘，

以越規論。文雖工降一等。用是腰脊拘困，雖洩溺不得自由。蓋所以繫其手足便利者又如此。所置坐席，取給工吏，吏大半取漁所費。倉卒取辦，臨時規製，狹迫不能舒左右肱。又薄脆疏縫，據坐稍重，卽恐折仆。而同坐諸生常十餘人，慮有更號，率十餘坐以竹聯之。手足稍動，則諸坐皆動。竟日無安境。且自閩中北上督學，重懷挾之禁。諸生併不得執硯，硯又取給工吏。率皆青剝頑石，滑不受墨，雖一事足以困其手力，不幸坐漏痕承簷所在，霖雨傾注，以衣覆卷，疾書而畢。其受困於胥吏之不謹者又如此。比閱卷，大率督學以一人閱數千人之文，文有平奇虛實煩簡濃淡之異，而督學之好尚亦如之。取必於一流之材，則雖宿學不能以無恐。高下既定，督學復衣緋坐堂上，郡縣有司候視門外，教官立階下，諸生俛行以次至几案前，跪而受教，噤不敢發聲。視所試優劣，分從甬道西角門而出。當是時，其面目不可以語妻孥。蓋所爲拘牽文法，以困折其氣者又如此。至入鄉闈，所爲搜檢防禁，囚首垢面，夜露晝曝，暑暍風沙之苦，無異於小試。獨起居飲食，稍稍自便。而房師非一手，又皆簿書獄訟之餘，非若督學之專靜屏營，以文爲職，而予七試七挫，改絃易轍，智盡能索。始則爲秦漢子史之文，而闈中目之爲野。改而從震澤毘陵成宏正大之體，而闈中又目之爲老。近則雖以公穀孝經韓歐蘇曾大家之句，而房師

亦不知其爲何語。每一試已，則登賢書者，雖空疏庸腐，稚拙鄙陋，猶得與郡縣有司分庭抗禮。而予以積學二十餘年，制義自鶴灘守溪，下至宏正嘉隆大家，無所不究；書自六籍、子史、濂洛關閩、百家衆說、陰陽兵律、山經地志、浮屠老子之文章，無所不習，而顧不得與空疏庸腐稚拙鄙陋者爲伍。入謁上官，隊而入，隊而出，與諸生等。每一念至，欲棄舉業不事，杜門著書，考古今治亂興衰以自見於世。而又念不能爲逸民以終老。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若予者也。古之君子，有所成就，則必追原其剔歷勤苦之狀以自警，上至古昔聖人，昌言交拜，必述其艱難剝造之由。故曰：逸能思初，安能惟始。予雖事無所就，試卷亦鄙劣瑣陋，不足以存。然皆出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况數先生者，又皆今世名人巨公。予以一日之執，附弟子之列。語有之：「知己重於感恩。」今有人於此，衣我以文，繡食我以稻粱，樂我以臺池鼓鐘，使其讀予文，而不知其原本聖賢，備見古今道德性命之所在，予終不以彼易此。以其出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又以存知己之感，此試卷之所爲刻也。若數科闈中所試，則世皆以成敗論人，不欲塵世人之耳目，又類好自表見，形主司短長，故藏而匿之，終不能忘其姓名。騶兒五歲能讀書，將分識而使掌之，曰：此某司理某，今伊爲房考時所擯也。旣以陰誌其姓名，且使騶兒讀而鑒，

鑒而爲詭遇之文以逢時，無學乃父之拙也。」

崇禎朝：

曹勳 字允大，又字羲雪，嘉善人。崇禎戊辰會元，有曹允大集。

楊廷樞 字維斗，長洲人。崇禎庚午解元，福王時，兵科給事中。有楊維斗自訂稿與饒吉士合選

同文錄。

劉侗 字同人，麻城人。崇禎甲戌進士，吳江知縣。

陳際泰 字大士，臨川人。崇禎庚午舉人，甲戌進士，行人司行人。明史入文苑傳，有太乙山房稿，

已吾集。

陳孝威 際泰子，有癡山集。

陳孝逸 際泰子，有壺山集。

陳子龍 字大樽，又字臥子，華亭人。崇禎庚午舉人，丁丑進士，兵科給事中。明史有傳。有陳臥子

稿，程墨運隆集。

吳偉業 字駿公，又字梅村，太倉人。崇禎辛未會元，榜眼，國子祭酒，有式靡集。

楊以任 字維節，瑞金人，崇禎辛未進士，國子監博士，有楊維節稿。

馬世奇 字君常，無錫人，天啓甲子舉人，崇禎辛未進士，翰林侍讀。諡文肅，明史有傳，有馬君常

稿。

陳名夏 字百史，溧陽人，崇禎癸酉舉人，癸未會元探花，入清爲祕書院大學士，緣事伏法，有自

訂制義明文六十家選。

章日玠

林塗 字子野，福清人。崇禎癸酉舉人，癸未進士，海寧知縣。

李青 字太青，又字竹君，金壇人。崇禎甲戌會元，有李太青稿。

孫淡一 字自一，□□人，崇禎庚辰進士。

黃廷才 字辛陽。

黃淳耀 初名金耀，字松厓，又字蘊生，以讀書陶庵中，又號陶庵，嘉定人。崇禎癸未進士。諡忠節，

明史入儒林傳。有黃陶庵稿。

王毓著 字元趾，會稽人。門人私謚正義先生。明史附劉宗周傳。

徐方廣 字思曠，太倉人。崇禎諸生，有徐思曠稿。

錢禕 字吉士，（吳門人）有錢吉士稿。

包爾庚 字長明，□□人。崇禎丙子舉人，丁丑進士。有包長明稿，直木居稿。

彭賓 字燕父，又字穆和，華亭人。崇禎庚午舉人。

王自超 字茂遠，又字柳潭，□□人。崇禎壬午舉人，癸未進士，有王柳潭稿。

史可法 字憲之，又字道鄰，祥符人。崇禎戊辰進士，南京兵部尚書。宏光時，爲督師武英殿大學

士。

李騰芳 字湘洲。

方以智 字密之，桐城人。崇禎庚辰進士，翰林院檢討。甲申後，爲僧。

徐麟高

周鍾 字介生，金沙人。崇禎癸未進士，翰林院編修，有手定全稿，未刻全稿。

邱義 字明大，寧化人。崇禎末諸生。（黃人所列表，止此。）

陳六辰廷訓曰：『楊維斗學而時習之文云：「學有或失則多者，此廣侈泛涉以爲多也。夫弟子之誼，而有成人之規，象數之陳，而有精義之入。習之者不移其途，而所習則已進乎其解矣。故時而習之，則多而非鶩博之謂矣。學有或失則寡者，此因陋就簡以爲寡者也。夫百行之美，而存乎一行之微；萬物之義，而視乎一物一格。所習者不改其故，而習之者已變乎其說矣。故時以習之，則寡而非無聞之謂矣。」此爲學字真諦，挾經之心，卻又清空如話，幽討極至。真當與大士文止割據三分。』陳大士際泰產於貧家，常借鄰人書讀之，不受師傅，卒成大家。然成進士時，年已六十有八。顧其二子孝威，孝逸，並有文采，庚子隨父應邑令張采決科，半日各得七義，采貽書張溥，擊賞之事，見搜玉集。至於幾社名士，首推陳臥子子龍。臥子天才迅發，好上下古今，切合時務而敷以藻豔。國風好色，小雅怨誹，可謂兼之。艾東鄉至雲間，抗顏南面。惟臥子以少年與之爭。東鄉主理學，臥子主議論；東鄉主秦漢，臥子主晉魏。互持不相下，至於攘臂。徐存菴評臥子之文，以深於先秦兩漢，其爲氣也雄健。實勝伐柯一節題。

文，清腴雋永。愠恂儒以「釋氏桃花，莊生秋水」喻其妙諦。存菴仍謂其畢竟是雄健本色。方苞曰：「黃蘊生（淳耀）文，較金陳章羅氣質略粗，而指事類情，肝膽呈露，精神自不可磨滅。」又曰：「金黃二家之文，言及世道人心，便能使讀者義理之心，勃然而生，故知言者心之聲，不可以僞爲也。如見義不爲無勇也篇，與人而無信章篇，皆膾炙人口，而見義篇尤卓鍊。」前案：方氏所錄明文正氣集備載諸篇。蓋淳耀致命遂志，與陳夏同，而平日立品尤過之也。包爾庚於幾社文最平實，幾社七子好讀文選，多用駢儷，惟爾庚有峭拔之筆，搖曳之致；故韓茨極賞之。史可法大節高勛，炳耀千古，固不待以其八股文而傳；然芝音閣新著極言其獨出手眼，鑿鑿而言。徐存庵謂：「數百年來人物，精英燦著於尺幅之中者，其聲調氣味，骨性筆路，無一不似黃石齋也。」若孫淡一飯疏食三句文，起句云：「今夫貧賤豈易處哉！千古惟宜富貴之人，而後可以處貧賤也。即富貴豈易處哉！千古惟能貧賤之人，而後可以處富貴也。」說者謂數句便是格言，是又囿於習尚，以格言爲時文，實未能超脫一時之風氣也。

鄭灝若曰：「隆慶時，江陵柄國，蔡陽（黃洪憲）定字（鄧以讚），素所受知。辛未之試，抑蔡陽而元定字，又復刊其行卷，程式天下，抑何謂也？是科之後，文歸正雅。乃至萬歷一變而爲凌駕，再變而

爲蕪穢。狂瀾卽倒，是所望於大力者。其間如孫月峰（鑛）之安適，趙儕鶴（南星）之矯異，馮具區（夢禎）之恬靜，非不矯矯出羣，而西江一榜同列之鄒泗江（德溥）以冲夷勝，萬二愚（國欽）以簡括勝，湯若士（顯祖）以名雋勝，葉永谿（修）以精醇勝，究亦不能爲中流之砥柱，吁，可惜已！太倉主試深厭平易，力求峭刻之文，又適當丙戌風氣升降之會。錢季梁（士鷺）因之獲雋，故俞長城曰：「季梁于地爲歧路，于天爲閏統，舉斯言也，可以窺一時風氣所尙矣。及石篁（陶望齡）矯其時習，于是尙凌駕者，衍其法便成俗法；尙斲削者，衍其調便成俗調。雖有董思白（其昌），郝楚望（敬），吳因之（默），顧開雍（天峻），孫淇澳（慎行），黃貞父（汝亨），許鍾斗（獬），張君一（以誠），方孟旋（應祥），顧瑞屏（錫疇），石季常（有恆），王房仲（士驢）輩，或主高簡，或主警卓，或取峭削，或主振拔，或主淳厚，或主幽奧，或主簡鍊，或主古腴，皆不足以駐峻坡之馬，其亦世運使之然也。天崇之間，文體敗壞已極，一時轉移風氣，豫章諸君之力居多。陳大士（際泰）文最奇橫，如蘇海韓。章大力幽深勁鷲，如龍蟠蛟起。羅文止（萬藻）清微澹遠，如疏雨微雲。楊維節（以任）纏綿精采，如劍氣珠光。至于千子則所謂公輸運斤，指揮如意，師曠辨音，纖微必審者也。他如曹峨雪（勳）

黎博庵（元寬），陳素庵（之遴），包宜壑（爾庚），徐思曠（方廣），錢吉士諸家，皆能上接王歸之法，不媿名家大家之目。若夫文湛持（震孟），黃石齋（道周），凌茗柯（義渠），金正希（聲），楊維斗（廷樞），左蘿石（懋第），陳大樽（子龍），黃陶菴（淳耀）諸君子，皆見危授命，大節凜然，其人固已炳耀千秋，宜其文之卓越一代也。大抵天啓之文深入而失于太格；崇禎之文，暢發而失于太浮。有明三百年文運，始終有如此者。」

明代制藝之選本，如蘇苞九甲癸集，攬撫之多，至一百二十四種。黎淳國朝試錄六百四十卷，輯成化以前之文，邱濬爲序。四書程文不載選者姓氏，二十九卷，亦明初舉業成式。（以上並見明史藝文志。）艾千子有明文定，明文待兩種。周介生有經翼諸選。楊維斗錢吉士之同文錄，亦於文章風氣，多所論定。各家文稿，雖亦有存者，然究不多。而清代欽定四書文一書，收前代之文，凡四百八十六首，亦足以見相承相變之源流，按其可與可觀之實際矣。

## 第五章 清初八股名作家

八股文至明末，臻無施不可之境，在技巧上殆蔑以加矣。入清以後，因聖祖好學術，知制藝之足以羈縻人士，乃益倡導；文章雖不足以超越前明，而在義理上實有進步；其演爲考證之學，啓樸學之風，訖乾隆朝之中葉而大振。蓋所求者在於經，八股文與之同也。舉國之人，皆以窮經爲制藝，則不復效明代之以新奇耀試官之目；而影響於學術者甚深。及其後，禁學者之博覽，以朱註爲之準繩，其風始漸殺。以是就八股文體言之，明人已造其峰極，而以內容關繫學術者，則清人之八股文然也。梁章鉅叢話於清代八股文家亦具題名，爰分朝錄之如左：

### 順治朝：

顧炎武 初名絳，字甯人，又字亭林，崑山人，順治初諸生。

梁清標 字玉立，又字蕉林，正定人，明進士。入清官保和殿大學士。

章金牧 字雲李，德清人，由貢生官柏鄉知縣，有章雲李稿。

賀應旌 大興人，順治乙酉舉人，有采芝堂文稿。

趙吉士 字恆夫，又字漸岸，又稱寄園，休甯人，順治辛卯舉人，戶部給事中。

程定鼎 字扶棊。

楊雍建 字以齋，海甯人，順治間拔貢生，兵部左侍郎，有弗過軒制義。

劉思敬 字覺岸。

魏裔介 字貞白，又字石生，柏鄉人，順治丙戌進士，保和殿大學士，謚文毅。

鄧炳元 字飛虹，長垣人，順治乙酉解元，丁亥進士，提學道。

范承謨 字覲公，又字螺山，瀋陽人，順治壬辰進士，福建總督，謚忠貞。

徐越 字山琢，又字存庵，山陽人，壬辰進士，監察御史，有嶺南編。

李之芳 字艸園，武定人，丁亥進士，文華殿大學士，謚文襄。

伊關 字盧源，又字翕庵，新城人，戊子舉人，乙未進士，湖南巡撫。

劉子壯 字克猷，黃岡人，順治己丑進士，狀元，翰林修撰，有劉克猷稿。

熊伯龍 字次侯，又字鍾陵，漢陽人。己丑進士，榜眼，翰林侍讀學士，有熊鍾陵稿。

施閏章 字尙白，又字愚山，宣城人。順治丙戌舉人，己丑進士，康熙己未詞科，翰林院侍講，有施

愚山稿。

王庭 字言遠，又字邁人，嘉興人。明舉人，順治己丑進士，山西布政使，有王邁人稿。

王廣心 字伊人，又字農山，華亭人。己丑進士，有蘭雪堂制義。

張永祺 字爾成，大興人，順治壬辰進士。

李來泰 字仲章，又字石臺，臨川人。順治壬辰進士，康熙己未詞科，翰林院侍講，有李石臺稿。

湯斌 字孔伯，又字潛庵，又字荆峴，睢州人。順治壬辰進士，康熙己未詞科，工部尚書，從祀文

廟，諡文正。

宋德宜 字右人，長洲人，乙未進士，文華殿大學士，諡文恪。

汪琬 字鈍翁，又字堯峰，長洲人，乙未進士，康熙己未詞科，翰林編修，有明文弋。

王士禎 字貽上，又字阮亭，新城人，乙未進士，刑部尚書，諡文簡。

陸燦 本姓錢，字湘靈，又字圓沙，常熟人。丁酉舉人，有錢湘靈稿。

熊賜履 字敬存，又字青岳，孝感人。戊戌進士，東閣大學士，謚文端。

陳廷敬 字說嚴，又字子端，又稱午亭，澤州人。戊戌進士，東閣大學士，謚文貞。

蔣德峻 字公選，□□人，戊戌進士。

葉方霽 字子吉，崑山人，己亥進士。探花，禮部侍郎，贈尙書，謚文敏。

張玉書 字素存，丹徒人，辛丑進士。文華殿大學士，謚文貞。有張京江文稿。

馬世俊 字章民，又字甸臣，溧陽人。順治庚子進士，狀元，翰林侍讀，有馬章民稿。

紀昀論清代制藝，以劉黃岡、熊漢陽、李文貞、韓文懿爲四大家。黃岡者謂劉子壯，漢陽則熊伯龍

也。張惕庵評伯龍文寬博似董江都，子壯文雄俊似賈長沙。又謂熊深於經，顧深於史，而王庭深於子書。伯龍雍也可使南面，章文中二比云：「蓋簡有從敬出者，有不從敬出者。從敬出者，心術正而綱紀立，法去其太甚，令戒其矯誣；天下見有蕩佚之樂，而人君常以叢脞爲心，此上世之所以治且安也。不從敬出者，性情偏而制防墮，百官有跛倚之容，庶民有流湏之行；朝廷日享無事之福，而天下皆以多

事爲憂，此後世之所以危且亂也。」子壯對策一篇，論者以爲清開國有數文字，惜年之不永，著作罕傳。而王廣心年十八，應府試，以上下與天地同流題文冠其軍，其驚才絕艷，早發如此。李來泰則以其學著稱。俞長城曰：「以經爲經，以史爲史，吾聞之矣。以經爲史，以史爲經，制義中未見之也。工於制義者，於經明著其理，於史暗徵其事；大士陶庵皆然，蓋未有經史合一者，惟李石臺先生，熟於六經而連以史識，故闢畦開經，微顯闡幽，令讀者驚魂盪魄，所謂以經爲史，以史爲經者，於先生見之矣。」又嘗謂陸燦之文，得南華奇變之美，與楞嚴妙悟之美；原本於經，折衷於程朱。是以淡宕而神不薄，高古而膚不盈。可見八股文之作者亦必沈浸古籍而後始有可觀，徒揣摩墨卷不爲功也。阮吾山曰：「龔芝麓尙書宏獎風流，喜延致海內知名士，歲暮各贈炭資。馬甸臣世俊下第，時年以卒歲，袖文謁公，公讀而謂賢者爲之乎篇：「數亡主於馬齒之前，遇興王於牛口之下；河山方以賄終，功名復以賄始。」等句，淚涔涔下曰：「李驕真才子也。」贈金八百，並延譽之，明年辛丑，遂中狀元。」此又文壇之佳話已！

### 康熙朝：

顏光敏 字遜甫，又字修來，又字學仙，曲阜人，康熙丁未進士，吏部郎中，有顏修來稿。

張英 字敦復，桐城人，康熙癸卯舉人，丁未進士，文華殿大學士，贈太傅，諡文端。

廖騰烽 字占五，又字蓮山，將樂人，康熙己酉舉人，戶部侍郎，有廖蓮山稿。

牛奎渚 字滄洲，高郵人，康熙己酉解元。

李光地 字晉卿，又字厚庵，又稱榕村，安溪人，康熙庚戌進士，文淵閣大學士，諡文貞，有榕村制

義。

趙申喬 字慎旃，又字伍松，武進人，康熙庚戌進士，戶部尚書，諡恭肅。

陸隴其 初名龍其，字稼書，平湖人，康熙庚戌進士，監察御史，贈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從祀文廟，

諡清獻。有陸稼書稿。

韓 葵 字元少，又字慕廬，長洲人，康熙壬子順天舉人，癸丑會元，狀元，禮部尚書，諡文懿。有

懷堂制義。

陳錫嘏 字介眉，又字怡庭，鄞縣人，乙卯解元，丙辰進士，翰林編修。

彭定求 字訪廉，又字南昫，長洲人，丙辰會元，狀元，翰林侍講，有南昫文稿。

**翁叔元** 字寶林，又字鐵庵，常熟人。丙辰進士，探花，刑部尚書，有翁寶林稿。

**朱彝尊** 字錫鬯，又字竹垞，秀水人。己未詞科，翰林檢討。

**尤侗** 字展成，又字悔庵，又稱良齋，又稱西堂，長洲人。己未詞科，翰林侍講，有尤西堂傳稿。

**金德嘉** 字會公，又字蔚齋，廣濟人。壬戌會元，翰林檢討。

**許汝霖** 字時庵，海甯人。壬戌進士，禮部尚書。

**張伯行** 字孝先，儀封人。乙丑進士，禮部尚書，諡清恪，有鰲峰拔萃集。

**楊名時** 字賓實，江陰人。康熙辛未進士，禮部尚書，諡文定。

**陳鵬年** 字北溟，又字滄洲，湘潭人。辛未進士，河道總督，諡恪勤。

**楊中訥** 字晚研，海甯人。雍正子。辛未進士。

**朱軾** 字可亭，高安人。康熙甲戌進士，文華殿大學士，贈太傅，諡文端。

**趙晉** 字畫三，又字二今，侯官人。癸未進士，榜眼，有趙榜眼存稿。

**汪份** 字武曹，長洲人。癸未進士，有汪武曹時文，明文必自集。

何焯 字杞瞻，又字義門，長洲人。癸未進士，庶吉士，贈侍講學士，有何杞瞻稿，行遠集。

方藜如 字文翰，又字樸山，淳安人。乙酉舉人，丙戌進士，永濟知縣，有集虛齋自訂全稿。

何世璣 字桐叔，新城人，康熙甲子舉人。己丑進士，吏部侍郎，直隸總督，諡端簡。

張照 字得天，又字天瓶，婁縣人。己丑進士，刑部尚書，諡文敏。

徐用錫 字畫堂，又字壇長，宿遷人。己丑進士，翰林侍講，有徐壇長稿。

方舟 字百川，桐城人，康熙初諸生，有自知集。

方苞 字靈皋，又字望溪，桐城人。舟弟。己卯解元，丙戌進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有抗希堂

稿。

李承祺 字鶚君，桐城人。

蔡世遠 字聞之，又字梁村，樟浦人。己丑進士，禮部侍郎，贈尚書，諡文勤，有梁村制義。

張廷玉 字衡臣，又字研齋，桐城人。英子。庚辰進士，保和殿大學士，封勤宣伯，諡文和。

劉捷 字月三，桐城人，康熙辛卯解元。

任蘭枝 字香谷，又字隨齋，溧陽人。癸巳進士，榜眼，刑部尚書，有任香谷稿。

謝道承 字又紹，又字古梅，侯官人。庚子解元，辛丑進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儲在文 字六雅，一字禮執，又稱中子，宜興人。戊子舉人，辛丑會元，有經畚堂自訂全稿，課孫稿。

張惕庵曰：『桐城張文端公愛之能勿勞乎？二句文云：「優容而家有象賢，廣歌而朝無闕政；此

亦天下不能數觀之遇，初不欲爲人父爲人臣者慕此名也。世子令子賢君未必盡成於天性，亦所遇之多淑耳，誰非用此愛與忠者而可不深長思也哉！教不先而子克家，臣非直而君明聖，此亦天下至不可倖之事，更不欲爲人子爲人君者受此名也。世之慈父忠臣豈求遽諒乎其隱，亦其心不可解耳，誰其受此勞與誨者爲可不深長思也哉！」方望溪評此二比，仁義之言藹如，鄙淺之夫不能作，亦並不能讀，此所謂公誠之心，形於楮墨，豈小書生描頭畫角所能。」李雨村淡墨錄云：『自明末制義之衰，至我朝韓慕廬先生而翕然一變淡滑之習。』四勿齋隨筆亦云：『國朝制義，自以韓慕廬宗伯爲第一，世言方望溪以古文爲時文，以時文爲古文。余謂宗伯以時文古文合爲一乎，望溪所不逮也。』林暢園云：『高安朱文端公軾，理學名臣，堅立萬仞，而所爲制義乃如朱絃疏越，清泠移人。』至陳鵬

年以清操聞於時，三黜三進，不易其守，其康熙辛未會墨，非其義也。四句題後段云：『如其義也，如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而卽謂之吝；反是而爲非義非道，則與之而有不傷惠者乎！如其義也，如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而亦謂之矯；反是而爲非義非道，則取之而有不傷廉者乎！蓋尹不於取與爭大小，而但於取與爭道義。一介之取與不爲大，一介之道義則不爲小；尹所爲視小爲大也。尹不於道義分多少，而但於道義分是非，一介之道義不爲多，一介之非道非義則不爲少；尹所爲視少如多也。』凜凜風裁，於茲可見。孟瓶庵曰：『長洲尤展成，侗以驚才絕艷之筆，率多游戲爲文，其所作臨去秋波時義，雖流播禁中，實不可以訓。世所傳誦各篇，多以側豔見長，亦是別調，不得謂之正宗。惟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篇，只還他序事之體，而奇情壯采，實足以推倒一世豪傑，開拓萬古心胸，當是西堂全集中第一篇文字，不僅爲制義絕唱也。』徐用錫與張照皆得李光地之傳，而韓李與熊劉號爲四大家。蔡芳三曰：『海內論文家，羣推安溪爲成宏正宗；不知安溪爲宋五子書，搜澤融浹，而又能自在流出，故卓然稱大家。』何雨厓飛鳳，李文貞公稿題辭云：『公文不當以時文論，吾家二山弟於時文百不一當意，語及公卽惛伏。』可知其爲士論所尙如此。若方百川望溪兄弟，則受業於慕庵之門，爲一代之鉅

手。蔡世遠亦以清淳之氣，溢爲高古。餘子並各有所造，非茲編所能詳也。

雍正朝：

王步青 字已山，又字漢楷，又稱罕皆，金壇人。康熙甲午舉人，雍正癸卯進士，翰林檢討，有敦復

堂稿制義，所見集，程墨所見集，考卷所見集，八法集。

王汝驥 字雲衢，又稱耘渠，金壇人。由貢生官通江知縣。有橐中集，虛牝集，牆東集，明文治。

張江 字百川，又字曉樓，南城人。雍正癸卯進士，翰林編修，有張太史時文三集。

周學健 字勿逸，又字力堂，新建人。雍正癸卯進士，江南河道總督。有周勿逸稿，向若編。

任啓運 字翼聖，又字鈞臺，宜興人。癸卯舉人，癸丑進士，翰林編修，有任翼聖稿。

楊炳 字郢川，又字蔚友，鍾祥人。癸卯會元，狀元，翰林院學士。

王安國 字書臣，高郵人。甲辰會元，榜眼，禮部尚書，諡文蕭。

陳宏謀 字汝咨，又字榕門，桂林人。雍正癸卯解元，甲辰進士，東閣大學士，諡文恭。有橫塘陳氏

一門硃卷。

鄭方坤 字則厚，又字荔鄉，建安人。丁酉舉人，癸卯進士，兗州知府，有鄭荔鄉稿，三鄭合稿。

胡天游 字稚威，山陰人。己酉副榜，乾隆丙寅詞科。

陳兆崙 字句山，又字星齋，仁和人。雍正庚戌進士，太僕寺卿，有紫竹山房制義。

制義有以單行之神，作排偶之體，明有周萊峰，唐荊川。清初能繼之者惟王步青。步青稿凡四出，最後有敦復堂定本，爲雍正一朝八股文家冠冕。林暢園曰：『任鈞臺先生深於經學發而爲制義，雖小題亦必用考據之法行之。』是可見清代八股文之風氣矣。案任啓運自敘其稿與艾千子陳大士兩敘相匹。陳宏謀癸卯廣西鄉試，與劉新翰同號舍，題爲吾之於人也節，新翰讀其文大叫曰：『元在此矣！』一號舍中驚以爲狂，已而宏謀果領解。以貧不能北上，新翰傾貲付之，遂於是秋成進士，爲瑣闈佳話云。山陰胡天游博極羣書，才情橫厲，詩文奇崛古奧，多僻典異字，讀者猝不能曉；論者以爲制藝中之响屨禹碑。十三歲作疾一字題文，有云：『疾之文從乎矢，來無向而中人甚疾；疾之事甚乎病，動屢變而其傷實多。』中間形氣食色二比，制義尤精，蓋自少卽不肯作一庸語也。至陳兆崙之見賢而不能舉一文，梁章鉅謂其包羅史迹，推勘恆情，可當用人龜鑑，不僅以制藝目之。

乾隆朝上

趙青藜 字然乙，涇縣人。乾隆丙辰會元，監察御史。

秦蕙田 字味經，金匱人。乾隆丙辰進士，探花，刑部尚書，謚文恭。

吳 鑾 字玉坡，江南人，丙辰舉人。

杭世駿 字大宗，又字堇浦，仁和人。丙辰詞科，翰林院編修，有《鏤冰集》。

于敏中 字重裳，金壇人。丁巳進士，狀元，文華殿大學士，謚文襄。

程景伊 字□□，武進人。己未進士，文淵閣大學士，謚文恭。

袁 枚 字子才，又字簡齋，錢塘人。己未進士，江甯知縣，有《袁太史稿》。

朱佩蓮 字東江，海鹽人。壬戌進士，翰林編修。

朱士琇 字斐瞻，又字梅崖，建甯人。甲子解元，戊辰進士，官知縣，改福甯府教授。有《朱梅崖制義》。

王炳文 字在中，崑山人。乾隆初諸生。

張甄陶 字惕庵，閩縣人。甲子舉人，乙丑進士，高要知縣。有《四書翼注論文》、《國朝文範》。

蔣元益 字希元，長洲人。乙丑會元。

周振采 字白民，淮安人。乾隆初諸生。有周白民藏稿。

喻世欽 字□□，長沙人。乾隆初諸生。

林人槐 字□□，侯官人。丁卯舉人。

吳鴻 字韻雲，錢塘人。乾隆丁卯解元，辛未進士，狀元。有吳狀元稿。

翁方綱 字正三，又字覃溪，又稱蘇齋，大興人。壬申進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有復初齋時文。

鄭忬 字藪文，靖江人。戊辰會元，禮部郎中。

朱珪 字石君，大興人。乾隆戊辰進士，體仁閣大學士，謚文正。有槃陀老人制義。

馬國果 字□□，無錫人。庚午解元。

吉夢熊 字渭厓，丹陽人。壬申進士，通政使。有吉毅陽時文。

鄭天錦 字芥舟，建安人。方坤從子。壬申進士，連山知縣。有鄭芥舟稿。

趙佑 字鹿泉，仁和人。壬申進士，有清獻堂稿。

田玉 字蔚田，無錫人。壬申解元，甲戌進士。

陸錫熊 字健男，又字耳山，上海人。辛巳進士，副都御史。

紀昀 字曉嵐，獻縣人。丁卯解元，甲戌進士，協辦大學士，禮部尚書，諡文達，有房行書精華。

周春 字松靄，海甯人。甲戌進士，岑溪知縣。

吳玉綸 字香亭，光州人。辛巳進士，兵部侍郎，有吳香亭稿。

孟超然 字朝舉，又字瓶庵，閩縣人。乙卯解元，庚辰進士，吏部郎中。

曹文植 字薺原，歙縣人。庚辰進士，戶部尚書，諡文敏。

吳珏 字井山，歙縣人。壬午解元，癸未進士，內閣中書。

江筠 字震滄，江蘇人，壬午舉人。

林喬蔭 字樾亭，侯官人。乙酉舉人，江津知縣。

林樹蕃 字香海，侯官人。喬蔭弟。乙酉舉人，辛卯進士，翰林院編修。

邵晉涵 字二雲，餘姚人。乙酉舉人，辛卯會元。

胡應魁 字鶴清，丹陽人。辛卯舉人，甲辰進士。

龔景瀚 字海峰，閩縣人。戊子舉人，辛卯進士，蘭州知府。有積石山房四書文。

管世銘 字韞山，又字絨若，陽湖人。甲午舉人，戊戌進士。有管韞山制義。

吳錫麒 字聖徵，又字穀人，錢塘人。甲午舉人，乙未進士，國子監祭酒。有有正味齋稿。

張經邦 字佑賢，又字變軒，閩縣人。己亥解元，己酉進士，溧陽知縣。

鄭光策 字憲光，又字蘇年，閩縣人。己亥舉人，庚子進士，有西霞制義剩稿。

汪如洋 字潤民，又字雲壑，秀水人。丁酉舉人，庚子會元，狀元。

劉青照 字乙資，陽湖人，乾隆庚子進士。

盧蔭溥 字霖生，又字南石，德州人。辛丑進士，體仁閣大學士，諡文肅。

曹振鏞 字儷笙，歙縣人，文埭子。辛丑進士，武英殿大學士，諡文正。

陳錦 字□□，錢塘人。癸卯解元。

張騰蛟 字孟詞，甯化人。乾隆癸卯解元，癸丑貢士，有恩庭應試文。

許作屏 字畫山，侯官人。癸卯舉人，庚戌進士，有青陽堂制藝。

章世繩 字□□，江蘇人。癸卯舉人。

阮元 字伯元，又字芸臺，儀徵人。丙午舉人，己酉進士，體仁閣大學士。

游光繹 字彤卣，霞浦人。癸卯舉人，己酉進士，監察御史。

擅吉甫曰：『乾隆初，制義爭尙穠縟，而周白民振采獨以別調行。』蔡芳三稱白民爲江西社中之羅文止，蓋白民好靜，故文品之貴，雅似文止。三狀元稿中以吳鴻有河朔少年風流自賞之概。而時文之健，要推袁枚。操觚家得其鱗爪，率芥拾科甲以去。巍巍乎其有成功二句文，有云：『元氣厚則山河鑿焉而不傷，智勇深則日星察焉而莫遁。』蓋從來八股文中所未有之語也。乾隆初之墨卷，以吳田馬李爲四家。吳珏，田玉，馬國果，李中簡也。四家中馬文爲最清矯，其掩其不善四句文「起講」云：『且天下未有生而爲小人者也，彼以爲有視之而不見者，而小人之術遂成；然以爲有視之而不見者，而小人之術終敗。夫使小人之術而果不敗也，則天下無不善自匿之小人，而小人之操術，爲甚得矣。』伸縮自如，合當時之風氣。顧墨卷萬選亦受人詆譏，於四家尤肆口而攻。梁上治云：『吳珏鄉人』

雖一節文中：「游魂雖變，不能不屈於精氣之充。」此等語，雖國初諸老宿，何以過之！四家自亦有其特色也。吳玉綸與趙佑齊名。吳嘗作伯夷叔齊節擬墨，極負盛名。汪如洋年十八領庚子會狀，時和坤當國，欲羅致之，而如洋於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文，淋漓痛快言之，以自見其意；文亦爲時所誦。獨管世銘最爲八股名家，而偏晚達。甲午鄉試，次藝爲其次致曲，後二比云：「非不知曲爲偏數，誠爲全數，其分量絕不相及，然析一誠以爲天下之曲，卽合萬曲以全一己之誠，夫固不爲二物矣。匹夫擇術能精，而一藝之微，或以相窺於其本，循流溯源，亦其理也，而况用之於學問哉！」「非不知致爲始事，誠爲終事，其功候若極相懸，然致卽致其散殊之誠，誠卽誠其一本之曲，夫更不分兩域矣。童子勝衣就傅，而幼儀之習，久將默牖乎其天，積小高大，亦其物也，而况施之於擇藝哉！」劉文恪以理窟中能爲名士風流，必八股之巨手，遂拔以冠一經，拆卷後始知其爲世銘也。其他作者，或以考據見長，或以詞章名世，而其時文，並有足稱。

鄭灝若曰：「我朝文治昌明，英才間出，劉克猷子壯應運而興，熊鍾陵伯龍乘時並起，王邁人庭峭刻奇拔，戚价人藩出晦而光，李石臺來秦鑄鎔經史，張爾成永祺力追正嘉，唐采臣德亮萬頃波濤，

陸圓沙燦丰神淡宕，郭水容溶高古博雅，張素存玉書大雅雍容，章雲李金牧變化離奇，趙明遠炳超越流俗，李厚庵光地精詣純粹，顏修來光敏升天入閻，韓慕廬葵別開生面，金穀似居敬沈鬱幽遠，孫莪山勳氣機圓妙，方桐城舟古盎拔俗，皆足與前代作者，後先媲美。』此八股文在清代之最盛時期也。

## 第六章 八股文體之就衰

清代八股文之所異於明賢者，一曰：在義理之求勝。如韓棗寒碧集，方舟自知集等識力透到，往足補傳注之不及。至李光地榕村藏稿，方苞抗希堂稿，此例尤多。所謂發揮搜剔，使聖賢未泯之蘊，儒先未啓之局；如嶺雲山月，探之不窮，豈不於經傳爲有功！蓋文章有盡，義理則日出不窮也。二曰：識字與正義。如閻若璩將明名家制義中錯解題，誤用事者，標爲一帙。何焯極贊歎之，歸撰制藝爲行遠集，悉本若璩之旨。若璩云：『昔韓昌黎言：凡爲文辭，須略識字，如今人之作文，何須識字，但須熱鬧，以悅觀者之目足矣。如見民而莫不敬句，集注見音現，顯也，露也，與相見之見音義都別，而金聲此題文曰：天子時入而見天子焉，天子時出而見天子焉。認作相見字解，可乎？』其誤用事者，如周永年曰：『太宰，注謂吳或謂宋，未可知也。故鄧汝勤文亦兼用之。謂宋備其官，吳僭其號。』閻百詩曰：『檀弓，吳夫差侵陳，太宰嚭使於師，孔疏此陳太宰嚭與吳太宰名同而人異。孔子先後兩居陳，識防風氏之骨，辨肅慎氏之弩，與測桓僖之廟災，當日所謂多聞而震驚之者，皆在陳時事，故陳太宰爲司，屬吳尤不

如屬陳。』明賢固自有其成就，然學之至於如此精且細者，亦時代風尚然也。三曰：人文一致。管世銘曰：『前人以傳註解經，終是離而二之，惟制義代言，宜與聖賢爲一，不得不逼入深細。謂朱子之前已有時文，其精審更當不止於是也。』如徐用錫之知者樂水章文，陳鵬年之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文，皆品節存諸文章，表裏相符之作也。四曰：搜奇。制義既以經說爲骨幹，而學者以讀書之富，不限於羣經正史，乃演爲輯逸書，諸子書，以逮小學，校讎，金石，版本，乾嘉之際，如錢大昕，盧文弨，段玉裁，翁方綱，秦蕙田，錢伯璣，桂馥，武億，石韞玉，孫星衍，錢坫，阮元，王氏父子之流，皆有此嗜也。李蕉銘詩曰：『其間稍才俊，大言益囂囂，碑攤漢魏字，器列商周朝，問以五經目，茫然墮雲霄，人憐不自思，噉名忘中枵。』雖有功於學術，而制藝之文體墮矣。五曰：旁務。陳用光曰：『近人作時藝，每以包羅史事爲長，而詞句遂攙雜後世史迹，恐非所以代聖人立言之意。』棄經而之史者，實爲一大枝派，如崔述，趙翼，章學誠，俞正燮，其著者也。此風在乾隆中葉以後而日盛。六曰：言辨。一題入手，巧用心思，一義數篇，篇各一旨。其中標尙獨特，匪夷所思。於是心靈浚淪，競立一說，所謂能翻新出異者矣。如陳鍾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題，作四義。一就維世立論，謂以君子之實望天下，必以君子

之名動天下。一就沒世立論，謂生前之名，不爲沒世之真；沒世無名，斯真沒世矣。一就稱字立論，謂名者人之所同，所異者稱不稱耳。一以稱字作去聲讀，謂名實相副謂之稱，名而不稱，且至沒世，盜名甚矣，故君子疾之。其言蓋已辨矣。凡此六端，多在內容。且當時古文之風已熾，學者或引而治其專業，或更肆力於古文，而八股文日趨於巧薄，亦稍稍衰矣。姑以乾隆一朝，略分爲二，以下目之爲後期。

乾隆朝：

侯健融

字獅庵，歸安人。乾隆甲辰會元。

謝淑元

字春洲，晉江人。乾隆丙午解元，癸丑進士，翰林院編修，有瑞芝草堂文稿。

薩玉衡

字葱如，又字檀河，閩縣人。丙午舉人，陝西知縣。

洪晨芳

字京植，晉江人，丙午舉人。

林茂春

字崇達，又字暢園，侯官人。丙午舉人，龍溪教諭，有近文大觀。

曾奮春

字禹門，侯官人，丙午舉人，臨安知縣。

朱秉鑑

字清如，浦城人，丙午舉人，乙未進士，福甯府教授，有茹古堂文稿。

鄭大謨 字青墅，侯官人，戊申舉人，庚戌進士，河南知州。

張師誠 字蘭渚，歸安人，庚戌進士，江蘇巡撫。

萬世美 字濟其，又字虞臣，甌甯人，戊申舉人，嘉慶辛酉進士，內閣中書。

方鎮 字定遠，霞浦人，乾隆戊申舉人。

汪廷珍 字瑟庵，山陽人，己酉進士，協辦大學士，禮部尚書，謚文端。

陳壽祺 字梅修，又字恭甫，閩縣人，己酉舉人，嘉慶己未進士，翰林院編修。

謝震 字位東，又字甸男，侯官人，己酉舉人，順昌教諭。

錢楷 字裴山，嘉興人，己酉會元，安徽巡撫。

朱文翰 字滄湄，歙縣人，庚戌會元，浙江溫處道。

石韞玉 字琢堂，吳縣人，庚戌進士，狀元，山東按察使，有石執如制義。

葉大觀 字蓮山，羅源人，庚戌進士，翰林院編修。

吳貽詠 字惠蓮，桐城人，癸丑會元。

英和 字樹琴，又字煦齋，滿洲人。乾隆壬子舉人，癸丑進士，協辦大學士，戶部尙書，有恩慶堂。

制義。

楊惠元 字蓉峰，閩縣人。乾隆甲寅舉人，嘉慶辛酉進士，泰安知府。

黃瓊 字雲岡，侯官人，甲寅舉人。

莫晉 字錫三，又字寶齋，會稽人。甲寅舉人，乙卯進士，榜眼。倉場侍郎，有來雨軒時文稿。

王曇 字仲瞿，錢塘人，甲寅舉人。

陳鍾麟 字厚甫，元和人。甲寅舉人，嘉慶己未進士，杭嘉湖道，有就正草，聽雨軒前後集。

趙在田 字穀士，侯官人。乙卯舉人，己未進士，翰林院編修。

郭龍光 字則徵，又字詔溪，福清人。乙卯舉人，嘉慶丙辰進士，國子監學正。

葉申靄 字次幔，侯官人。乙卯舉人，無錫知縣。

應丹詔 字鳳樓，又字銘石，延平人。丙午舉人，乙卯進士。

廖英 字佩香，侯官人，乾隆末諸生。

王芭孫 字惕甫，又字鐵夫，長洲人。甲辰召試舉人，華亭教諭。有淵雅堂制義。

英和未通籍時，受業於長沙唐陶山，華亭李靜庵，作時文清奇濃淡，無不兼有，而一本諸理法，稽諸經訓，卓然可傳。陳鍾麟年輩雖異於韞山（管世銘），然喜談時文，娓娓不倦。顧不喜平列三扇之文，其門生無不篤信師說，相戒不作三扇體。其時，浙江舉業家稱其鄉有三絕，謂吳穀人祭酒之詩，梁山舟學士之字，莫寶齋侍郎之制義也。寶齋者，莫晉之字。晉甲寅闈墨，周有八士節中二比云：『溯人本乎祖之文，如高辛有八元，高陽有八愷，何妨援氏族以相推。然私自一家，則積善之慶小，公諸一代，則養士之報隆也。想當年後先競爽，快然於難兄難弟之間，但覺少一人則歉，而多一人則贅，造物若曲成其巧，以留千古之美談，而振振公子，振振公族之衍祚於睢麟，更可想矣。論善則歸君之義，如舜有臣五人，武有臣十人，似應舉帝王以相統，然繫諸一人，明君臣之同德，推諸一世，見宇宙之太和也。迄於今初度嘉名，炳然於大書特書之筆，但覺離之兩美具，合之四難并，彼蒼特偶出其奇，以彰累朝之間氣，而公侯好仇，公侯腹心，公侯干城之烝髦，於置免更無論矣。』梁章鉅以為若刪去比中但覺二語，更為落落大方。明時科舉文字，有元派，元脈，元度之目，甚至美其名曰元燈。視奪元為

至貴，相率揣摩；實則供藝林之故實則可，故不必專精致力於斯也。相傳吳貽詠於癸丑會試，首藝草稿，起股自加密圈，旁批二比「可元」。藏之枕函，爲其子廣枚所窺，頗傳於外，榜發，果第一。案是科題爲古者民有三疾二句，起股云：『太和者天地之保合也，膺誕畀而不免氣數之偏，則患中於身心，而剛柔胥可以召整；理義者聖賢之藥石也。守中正而或有陰陽之毗，則道畸於喜怒，而情僞遂積以成私。』春容大雅，實有涵蓋一切之概。若王曇抱負奇偉，於風角壬遁之學，靡所弗通。所作制義，亦有奇氣。爲夫子之牆一節文云：『聖人以一身建百世之業，而非有畔岸也；憲章祖述，夫豈必與合宮大室，爭道義之墟，而抑其崇者，傷其庫矣。定禮樂者一門，序詩書者一門，贊易象修春秋者又一門；而不入不知也，問之美而不見也，問之富而不見也，寢如可畫，徒朽宰我之牆，郭可負居，空陋顏回之巷，其瞽不已甚歟！』聖人以一人教三代之英，而更無涯際也；成德達材，夫豈必與夏屋靈臺，競規模之壯，而眩其高者，恥其下矣。分德行者一門，分文學者一門，分言語政事者又一門；而不入不知也，語以宗廟而無見也，語以百官而無見也，七十子之絃歌，未許孺慙入戶，三千人之冠佩，僅聞仲路行堂，其矇尙可發歟！』傲兀之概，如見其人。王芑孫詩古文詞皆稱健者，時義工力亦深，獨不利於春官試。蓋文章之

優劣，不必能定科名之得失，由來已久，不獨一二人爲然也。

嘉慶朝：

姚學塽 字晉堂，歸安人。嘉慶丙辰進士，內閣中書，有晉堂時文。

鄭兼才 字六亭，大田人。嘉慶戊午解元，臺灣教諭。

陳廷煥 字采屏，侯官人。戊午舉人，乙丑進士，興化教授。有百尺樓文稿。

葉申棻 字莘昫，侯官人。申藹兄，戊午舉人，壬戌進士。

余本敦 字朗山，西安人。己未進士，監察御史。

馬有章 字倬亭，通州人。辛酉會元，內閣中書。

吳廷琛 字隸華，元和人。壬子舉人，壬戌會元，狀元，雲南按察使。

朱士彥 字詠齋，寶應人。壬戌進士，探花，吏部尚書，謚文定。

顧 蕓 字吳羹，又字南雅，吳縣人。壬戌進士，翰林院侍讀學士。

張 翹 字陟庵，浦城人。辛酉解元。

**朱秉銘** 字絨三，浦城人。秉鑑弟，辛酉舉人。有雪龕制義。

**許德樹** 字蔭坪，閩縣人。辛酉舉人。道光丙戌進士。

**郭尙先** 字蘭石，莆田人。丁卯解元，己巳進士。大理寺卿。

**林則徐** 字少穆，侯官人。辛未進士，雲貴總督。

**張夢魁** 字維北，又字暖雲，浦城人。丁卯舉人。

**陳肇波** 字研畚，又字子瀾，連江人。戊辰舉人，來賓知縣。

**萬雲程** 字芝林，甌甯人。世美子，戊辰舉人。

**曾秉文** 字建堂，侯官人。嘉慶時舉人。

**陳繼昌** 初名守叡，字蓮史，臨桂人。癸酉解元，庚辰會元，狀元。官直隸布政使。

嘉道間，京師推姚學棗爲制義巨手，以爲輦下無第二人也。其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題文，梁

章鉅以爲非前明大家及清初名手所及。余本敦則以脈理清真，筆情醇茂著。其曾子曰：慎終追遠，一節之末二比云：『匹夫面垢爲儀，固不敢同於杖而後起，扶而後起，而昊天難報之恩，孰不同此罔極。』

哉！側聞聖天子引經復古，有過尋常，幾不敢援節哀順變之文，下慰臣工之請籲，則行道之人，有不感而心惻耶？蓋至讀蓼莪者，咸知隕涕，君子知其所由來矣。庶人魚菽是薦，亦何敢同於太牢有獻，少牢有獻，而高曾規矩之思，孰不共此手澤哉！側聞聖天子春露秋霜，不勝悽愴，直不啻以赤子瞻依之意，上親列祖之衣裳，則跛踦之徒，有不聞而心愧耶？蓋至撫柩捲者，如對先型，君子知其所自致矣。『適當嘉慶三年，大喪之餘，此二比陰切時事，情文交至，側聞一段，居然是頌揚體裁；是一切逢迎窺伺心術，緣此而起矣。顧蕤辛酉會試堯舜帥天下以仁桀紂帥天下以暴一文，最爲得意，蓋作此文者必切堯舜桀紂，不知舉古來爲人君者，一仁一暴，以爲榜樣而已。蕤觀此下筆，一片清空，宜其爲梁九山先生所賞也。其年，福建鄉試，首題爲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發解者張翹也。翹文中二比云：『人第見夫子因時而措，而驚其道之甚神，而不知夫子祇全其心之所固然，還其心之所同然，即以貫乎類聚羣分而不過其則焉。人第見夫子順物而施，而疑其道之曲當，而不知夫子即此中心而於已無所虧，如心而於物無弗慊，於以貫乎千彙萬狀而不疑所行焉。』字字精實，一時稱爲名元。廣西領發酉之解，爲陳繼昌，其子鈞而不綱二句，後比云：『一人全之，衆人蹙之，其所息者幾何；然人戕物而我

不與，我育物而我並不與，此與物之相忘於我耳；數有難道，以理生之，夫子祇泯其意必之見而已矣。終古耗之，一日養之，其所濟者又幾何；然必吾心有餘地，而後斯世有餘物，此與物之相見以心耳；欲不可縱，以性節之，夫子祇見爲上下之察而已矣。』亦爲至理名言云。

道光朝：

吳鍾駿 字崧甫，吳縣人。道光壬午舉人，壬辰進士，狀元。官國子監祭酒。

林彭年 字壽夫，侯官人。士蕃子，道光癸未進士，刑部主事。

劉建韶 字聞石，長樂人。乙酉舉人，乙未進士，陝西知縣。有宜蘭室制義。

湯鵬 字海秋，益陽人。癸未進士，有海秋制義。

梁氏題名止於是，余嘗欲補咸豐、同治、光緒三朝。以商之新建夏劍丞先生，先生以爲咸同以後，士夫多不欲以制義得名，無須爲之列入也。雖然，嶺南學風，多以制藝入手，如朱九江次琦，以逮康有爲，梁啓超皆工於此道，而啓超之「新民體」文，取資於八股文者不鮮。輯江漢炳靈之樊增祥亦工爲八股，且引而爲公牘，此又八股文之旁支矣。

吳瞿安先生序先太史（諱崑，字雲谷）石壽山房集，有曰：『太史生道咸之際，不染房墨庸濫之習，寧探經訓，出解淵雅，不務高深，人自不可及，試置諸弘正乾嘉作者間，幾沈澁一氣。』又曰：『清乾嘉間，登上第，占巍科者，咸正大弘暢，有揚鸞和鈴之度；迨光緒之季，放縱以露才，漁獵以炫博，而國勢乃日益不振。』陳作霖盧編修傳：『論曰：時文一道，雖云小技，吾鄉工此者，劉雨生汝霖，陳耘芬兆熙，丁得之自求，皆其魁宿也。君則兼諸子之長，而加之以凝鍊，其氣王，其味厚，其調高。』此雖論一家之言，亦藉以覘晚清八股文之梗概也。

八股文既變而爲策論矣，其所以就衰者，必有其弊。約而言之，凡有數端。一曰：尤王派之弊。尤侗王廣心以詞藻爲制義，所以競求售也。少年聰穎之士，費數月半年之力，乃以此爛調爲才情，祇要得其形似，已足以應付考官而有餘，雖曰以尤王爲指歸，其去尤王固不可道里計也。二曰：雷同之弊。顧炎武曰：『一經之中，擬題一二百道，竊取他人之文記之，入場之日，抄謄一過，便僥倖中式。』此在明末，已啓其風；及至晚清，益不可收拾，偷格偷意，甚至偷辭，遂千篇一律，不足觀已。三曰：文陋之弊。士不讀書，以濫調輕而易舉，藉以博科名。如道光以來，所謂「且夫調」者，其法於提比之後，或末比之前，

突用「且夫」二字以振其勢，並不關顧前後語脈。鄉會試場以爲秘訣，以文言之，不通甚矣，聊以自文其陋而已。四曰：截搭題之弊。截搭題本以防熟記陳文，以四書五經之文有限，出題已殆遍及，非經倒置，不得出新；於是強爲割裂，勉合爲一語。作此題者，亦牽強附合以完篇，文乃日益惡劣。凡此四弊，使八股文僅能存一軀殼，雖欲不亡，其可得邪？神之不充，貌亦難寄，一切文體皆然，又不獨八股文如是也。

## 第七章 關於八股之文獻

予嘗欲輯八股文書目與八股文現存書目，四五年來，稍稍蒐集；自維所闕過多，未遑從事。而關於八股文之論著，除專書如梁氏制義叢話及時文話；專篇如劉氏四書文論、劉融齋經義概外，類此之散篇，見於別集者，爲數甚多；且多係序跋，原書雖不可得，得見其序或跋，亦可窺見原書之一班矣。爰爲稱引，以備檢尋。

見於學海堂集者：鄭灝、若、梁傑、楊懋建、周以清、侯康各有四書文源流考一篇。阮元有四書文話序。

見於汪之昌青學齋集有四書文緣起。任兆麟有竹居集有與莊文山論制義書三道。焦循

雕菰集有時文說三篇。謝章铤賭棋山莊集有答穎叔論時文。陳玉樹後樂堂文鈔有論時文。

翁方綱復初齋文集有制義江西五家論。錢謙益牧齋初學集有黃蘊生經義序，歷朝應制詩序。

見於黃百家學箕初稿者：有陳介眉制義稿序，范國雯制義稿序，仇滄柱時義稿序。王夫之薑

齋文集有殷浴日時藝序。吳偉業梅村家藏稿文集有兩郡名文序。

見於潘未遂初堂文集者有許時菴制義序，吳楞香制義序。陸隴其三魚堂文集有黃陶菴先

生制義序，歷科小題永言集序。張履祥楊園先生集有自題制義序。

見於毛奇齡西河合集者有童煒行稿序，傅生時義一刻序，傅生時義二刻序，傅生時義三刻序，王時府季試文序，彙刻小試文卷序，李生試文序，李白山續刻試草序，何氏二童子擬應制詩序，唐人試帖序，江臯草堂應試文序，素園試文序，先正小題選序，應和堂試文序，季跪小品制文引。

見於呂留良呂晚村先生文集者有今集附舊序，庚子程墨序，五科程墨序，戊戌房書序，選大題序，張爾歧蒿菴文集有自訂書義序，姜宸英湛園未定稿有張子制義序。

見於何焯義門先生集者有姜西溟四書文序，楊易亭制義序。趙士麟讀書堂綵衣全集有管

希洛時藝序，徐子文時義序。董以寧文友文選有倪闈公制義十九首序。陳祖范陳司業文集有

序時人文稿，時義自序。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有帖經小課題詞。吳德旋初月樓文續鈔有劉海

峯先生經義鈔目錄序。吳定紫石山房文集有海峯夫子時文序。

見於劉大魁海峯先生文集者有東臯先生時文序，徐笠山時文序，郭昆甫時文序，方晞原時文序，顧備九時文序，宋運夫時文序，綦自堂時文序，張蓀圃時文序，潘在澗時文序，張俊生時文序，葉書山時文序。

見於方苞望溪先生文集者有余東木時文序，楊黃在時文序。

見於方苞望溪先生集外文者有進四書文選表，溧陽會業初編序，書時文稿，歲寒章四義後，記時文稿行不由經三句後。

方苞望溪先生集外文補遺有記時文稿與於詩三句後，記時文稿有爲者譬若掘井一節後。

顧鎮虞東先生文錄有陳體齋制義序。王植崇德堂藁有湯君時璉時文序。見於徐乾學憺園文集者有顏光敏書義序，韓元少制義序，代宋蒿南制義序，王令詒制義序，山東行卷序，戊辰會墨錄真序，葉元禮制義序。

見於韓焘有恆堂文藁者有乙卯順天鄉闈墨序，秦吉人先生經義稿序，丁丑房書序，歷科房書選序，江西己卯闈墨序。

見於朱運震空山堂文集者有刻同門試卷序，石君時文稿序，陳布在時文稿序。王源居業堂

文集有王蕝林時藝序。

王懋竑白田草堂存稿有曲江會藝序。

雷鉉經笥堂文鈔有李雪崖時文

序。

見於朱軾朱文端公文集者有王疇五時文序，張豈石時文序，程啓生時文序，公鼎時文序。

朱

筠笥河文集有安徽試卷序。

王昶春融堂集有沈柏參時文稿序。

陸耀切問齋集有張耘孟制義

序。

見於任兆麟有竹居集者有戴東原制義序，二任先生文稿合刻序，心齋四書文自敘，修吉堂會

業序，制義正宗序，題文山莊子四書文。

袁枚小倉山房文集有胡勿厓時文序。

杭世駿道古堂文

集有制義宗經序。

見於翁方綱復初齋文集者有貴溪畢生時文序，彭晉亟時文序，吳懷舟時文序，樹蘭齋時文序。

翁方綱復初齋集外文有朱仰山時文序。

盧見曾雅雨堂文集有試帖初梳序。

錢陳羣香樹齋

文集有戴生窗藝序。

見於李紱穆堂初稿者有雲南鄉試墨卷序，浙江庚子鄉試卷序，閻仲容試草序，裘約斯時文序，

三馮試草序，胡天益時文序，陳耿南時文序，王修撰時文序，李而上時文序，馮夔颺時文序，王巖公時文序，徐伊匡時文序，邵庶常時文序。

見於李絨穆堂別稿者：有草廬書院會課序，程文學四書文序，秋山課義序。

見於姚鼐惜抱軒文集者：有張仲絜時文序，左筆泉先生時文序，徐六階時文序，陳仰韓時文序。  
邵晉涵南江文鈔有徐蔚堂時義序，姜星六時文序，傅素餘時文序。

見於法式善存素堂文集者：有同館試律彙鈔序，同館試律續鈔序，成均學選錄序，曹定軒紫雲山房試帖詩序，曹景制藝序，吳蕉衫制藝序，吳鳳白必悔齋制藝序。彭元瑞思餘堂輯稿有策問存

課自序，門人史彭齡時文序。

見於彭紹升二林居集者：有二林居經義敘，二林居制義第二敘，二林居制義第三敘，汪子制義敘，蒙泉制義敘。程瑤田讀書求解有胡左元時文序。

見於張廷玉澄懷園文存者：有許醇夫四書文序，丁巳科會墨選序，丁巳館課序，同館課藝序，國朝館選錄序。

見於章學誠 章氏遺書者有導錄集序爲梁少傅撰，杜書山時文序，趙立齋時文題式引言，文格舉隅序，跋屠懷三制義，跋戊申秋課。凌廷堪校禮堂文集有學勤齋時文自序。武億授堂文鈔有

吳碩亭時文序。

見於吳定紫石泉山房文集者有方立中夫子時文序，李仲醇夫子時文序，余麗梧先生時文序，姚姬傳先生時文序。王引之王文簡公文集有信宜四李先生制義序。管間因寄軒文集補遺有

刊刻敬敷書院課藝序。（代）魯九臯魯山木先生文集有曹抑堂先生制義序，理學制義序，宋伊謙先生制義序。

見於管世銘韞山堂文集者有趙榕岡文學制義序，周宿航制義序，章靜山制義序，馮浩孟亭居士文稿，有汪魯堂制藝序，嚴保林時文蘋洲集序。

見於唐仲冕陶山文錄者有譚培齋課試時文序，屠韞齋時文序，紫琅書院課藝序，許玉田制藝序。石韞玉獨學廬初稿有辛壬試藝序。石韞玉獨學廬二稿有試帖偶鈔序。石韞玉獨學廬三

稿有邨絅菴先生制藝序，紫陽課藝序。石韞玉獨學廬四稿有芹香課藝序，天崇文英序，院課存真

序國朝文英序國朝文英二集序，借秋亭試帖序。

石韞玉獨學廬五稿，有江鐵君制義序。秦瀛小

峴山人文集有王念豐制義序。

見於王芑孫惕甫未定稿者：有制義自序，試帖詩課合存序，樂儀書院課藝序，史恆齋試帖詩書時文讀本後。

見於王宗炎晚間居士遺集者：有何秋田先生時文序，墨守內篇敘，墨守外篇敘，紫陽書院課藝敘。

見於金廷燦存吾文叢者：有城南課藝敘，黃君振南時文序，范研人時文序，蔣玉潤時文序。

見於吳德旋初月樓文鈔者：有族叔晉望時文集序，四書文選序，楊隨安時文集序，汪筠莊先生時文序。吳德旋初月樓文續鈔有吳耶溪經義序。姚文田邃雅堂集有皇甫香疇時文序。姚文

田邃雅堂文集續編有嚴二如時文序。阮元學經室三集有華陔草堂書義序。

見於朱珩小萬卷齋文稿者：有實事求是之齋經義序，制義叢話序，鍾山課藝序。胡培翬研六

室文鈔有鍾山書院課藝序。

見於朱琦小萬卷齋文稿者：有正誼書院課選二編序，正誼書院課選三編序，紫陽書院課藝序，肄雅堂課藝相長錄序，石門制義序，芝堂制義序，窺一軒制義序，一椽齋制義序，觀省堂制義序。胡承珙求是堂文集有朱咸中時藝遺稿序。

見於李宗昉聞妙香室文者：有月槎時文鈔序，李鄴芸手批河間試律矩存稿序，黃氏館課詩賦合編序。朱彬遊道堂集有玉山草堂課藝序，天心閣時文序。朱爲弼某聲館集有葉雨翰同年洗心書屋制藝序。

見於韓夢周理堂文集者：有劉南川制義序，滕瑞子先生制義序，西澗制義序，法迂齋先生制義存稿序，制義文自序，理堂制藝序，理堂制藝續集小序，邱蘭成時文序，沈秋崖時文序。趙紹祖琴士文鈔有法詩龕存素堂時文序。陳用光太乙舟文集有存素堂制藝序。

見於潘奕儁二松堂集者：有墨準初刻序，墨準二刻序，墨準三刻序，墨準四刻序。趙紹祖琴士文鈔有朱題士時文序，李敷五時文序。湯金釗寸心知室文存有熊大司空半泉集時藝序。葛其仁味經齋文集有古紫陽書院課藝序。張雲璈簡松草堂文集有義莊課藝序，呂稻堂先生制藝序。

見於陳用光太乙舟文集者有南石先生制義序，重訂姚先生四書文選，韓幼徽四書文冊跋。

梅曾亮柏槻山房文集有湯子燮試帖詩稿書後，李蘊山時義序，錫山文續序。梅曾亮柏槻山房文

續集有太乙舟山房時義序，陳淮生時義序。孫志祖申鄭軒遺文有帖經小課跋。

見於孫原湘天真閣集者有素修堂約課序，李小雲時義序，虞山試律鈔序。馬國韓玉函山房

續集有紅藕花軒課草序。

見於孫衣言遜學齋文鈔者有蔣氏莫如樓時文後序，永嘉先生時文序，書王秀峯時文，陳菊潭

時文跋。龔景瀚澹靜齋文鈔有鄭在謙四書文敍，尹某四書文敍，積石山房四書文自序。

見於陶澍印心石屋文鈔者有黃雲浦制義序，胡竹塘制義序，先太史蕙江制義恭跋。姚椿晚

學齋文集有樗寮課兒試帖詩題辭。龔自珍定齋續集有四先生功令文序。黃式三樞居雜著有

塾課序。何紹基東洲草堂文鈔有魯服齋制藝敍。

見於李兆洛養一齋文集者有毓文書院課藝序，舉業筌蹄序，墨卷望氣序，南村制義序，史自怡

時文序，吳雲瀾時文序，蕉峯時文稿序，石齋先生時文序，金選小題文序，金選大題文序，書劉柳溪先

生時文後，西峯時文序。

戴鈞衡味經山館文鈔有朱楚卿時文序。

黃承吉夢陔堂文集有談星臺

時文序。

見於馮桂芬顯志堂稿者：有可自怡齋試帖序，惜陰書舍戊申課藝序，蔣丹林制藝序，洪銘之時文序，沈汝松時文序，懷青山館制藝序，憶樊居制藝序。

錢泰吉甘泉鄉人稿有沈蓮溪濂時文序。

錢儀吉衍石齋記事續稿有粵海堂諸子課業評。

見於黃本驥三長物齋文略者：有鄭雪堂經義序，試劍餘墨序。

龍啓瑞經德堂文集有紹濂堂

制藝序，朱約齋先生時文序。

謝章鋌賭棋山莊集有時藝殘稿自序。

謝章鋌賭棋山莊文續集有

城東菊隱舊廬試帖詩序。

見於黃彭年陶樓文鈔者：有小隱齋制藝序，蓮池課藝序。

華蘅芳行素軒文存有行素軒時文

自序。

陳澧東塾集有徐達夫先生試律詩序，溫伊初時文序。

高均仔續東軒遺集有書王子鴻制

藝近稿後。

錢化鵬述古堂文集有白雲山樵制義序，萼華堂試藝序。

唐鑑唐確慎公集有直省卿

墨序。

俞樾春在堂雜文有紫陽課藝序。

俞樾春在堂雜文五編有嚴緇生達叟時文序。

俞樾春

在堂雜文六編有孫卯試帖詩序。

見於胡鳳丹退補齋文存者有盾餘齋試帖詩序，棗萼山房試帖序。

胡鳳丹退補齋文存二編

有退補齋制藝自序。周壽昌思益堂古文有思益堂試帖自序。

王玉樹薌林草堂文鈔有賈益樓

試律約評序。

見於錢保塘清風堂文鈔者：有經訓書院課士文序，（代吳筠軒觀察）樂易山房制義序。郭

嵩燾養知書屋文集有熊雲渠先生時文序，丁伊輔先生館課藏本書後。孫葆田校經室文集補遺

有周文忠公制義後序。

見於馬徵慶淡園文集者：有制藝養氣集敘，吳定孫孝廉五經試帖敘。張壽榮舫廬文存有經

藝碧海鯨序。李楨畹蘭齋文集有畹蘭齋時文序。王頌蔚寫禮廬文集有戴藝鄂不薄今齋時文

續刻序。王榮商容膝軒文稿有顧湖舫先生時文序。

見於李佐賢石泉書屋類稿者：有利津李氏貢舉制藝序，魏又瓶學博制藝序，石泉書屋制義自

序，石泉書屋制義補編序。龍文彬永懷堂文鈔有制藝自序，錫厚菴時文序。

見於王先謙虛受堂文集者：有龐濬卿時義序，王氏塾課初編序，孫漁笙時文序，國朝試律詩鈔序，四書文函序，楊丹山試藝序，江左制義輯存序，賀濤賀先生文集有楚禽堂制義序，汪之昌青學齋集有正誼書院課藝跋，葉德輝邵園山居文錄有歲寒居士制藝序，陳漢章綴學堂初稿有序經藝輯話。

凡此文字，皆足以補益八股文之史料，果加以鉤稽，釐分子目，使成專編，亦文壇應有之事也。雖然，是非此書所能盡已！